

世

詞

備

得

823.1

990/2

北 藏

圖 書

8-23.1
990
2

耀
辰
先
教
正

弟
平
伯



A415382



讀詞偶得

俞平伯作

月
册

緣起

我不想說什麼開場白，但把這本小書突兀地送給讀者，似乎有一點冒昧，現在先轉錄當年在中學生雜誌刊載的起首二節，一字不易，以存其真。

「年來做了一件『低能』的事，教人作詞。自己尚不懂得怎樣做而去教人，一可笑也；有什麼方法使人能做，二可笑也；這個年頭，也不知是什麼年頭——有做詞的必要嗎，三可笑也。積此三可笑，以某種關係只得幹下去，四可笑也。於是在清華大學有『詞課示例』之作。本不堪爲人所見，乃住在上海的故人讀而善之，且促我爲本志亦撰一說詞的文章。這樁事情倒的確使我慚愧，使我爲難。

「我對於一切並不見得缺乏真誠，只因在文字上喜歡胡說，似頗以『趣味』幽默……爲人所知，這是很悲哀的。在這篇文章裏，我想力矯前失，就詞說詞，以現在的

狀況論，非但不必希望有人學做，並且不必希望許多人能了解。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只要時代改變了，什麼都可以踢開；我只是說古今異宜，有些古代的作品與其體性，不但不容易作，甚至於不容易懂（真真能懂得的意思）而且不懂也一點不要緊，懂也沒什麼好處；雖然懂懂也不妨。以下我所以敢對諸君隨意說話，即是本於這「懂懂也不妨」的觀念。若有人以為的確「有妨」，「有妨於諸君將來的大業，我唯有慚愧而已。」時光過得快，已是三年前的話了。三年前後有什麼不同呢？自然不同。但怎樣不同，便不很好說，這就不說。——總之，是從「詞課示例」引來的葛藤，為便於讀者打破沙鍋問到底起見，索性將該文小引亦剪貼之。可惜不是大衆語，但恕不改譯，以存其真。

「清華大學屬課諸生以作詞之法，既諾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之細，細於牛毛，文事之難，難於累卵，余也何人，敢輕於一試。為諸生計，自抒懷感，斯其上也，效法前修，斯其次也；問道於盲，則策之下者耳。然既諾而悔之，奈功令何？悔不可追，悔彌甚焉！夫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強作解人，毋乃好事。偶寫拙作一二，略附解釋，以供初學隅反之資，亦野

芹之貢耳。詩詞自注尙不可，況自釋乎！明知不登大雅之堂，不入高人之耳，聊復爲之，竊自附于知其不可而爲之之義焉。十九年十月一日。」

有如「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強作解人，毋乃好事。」罵得真痛快，不免戲臺也來喝一回彩。吾知這十六個字必爲此書他日之定評矣。

本來還想多說幾句，但爲什麼要做，做了又怎樣，都已交代清爽，就此打住要緊。所謂「得罷手時且罷手」，否則萬一弄到下筆不能自休的地步，那又是簍子。

三四年來頻頻得聖陶兄的催促與鼓勵，我雖幾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頂進香，爬到一重山頭，回望來路，暗暗叫了聲慚愧。開明書店今日惠然地肯來承印，也令我十分感激。是正傳還是套話，總之瞞不過明眼看官的。如曰不然，請看下文。您看得下去，看不下去，我反正也管不着，總之，我不再說了。

二十三年九月。

目次

一	釋溫飛卿詞五首	一
二	釋韋端已詞五首	九
三	釋南唐中主詞二首	一九
四	釋南唐後主詞五首	二六
五	釋周美成詞四首	三七
六	釋又一首	四〇
七	釋又一首	六〇
	附舊釋一首	七

附詞選

凡例	六二
溫飛卿六首	六三
皇甫子奇二首	六四
韓致堯一首	六五
章端已三首	六五
薛昭蘊四首	六六
張泌二首	六七
歐陽炯二首	六七
孫孟文一首	六八
鹿虔扈一首	六八
尹鶻一首	六九

李德潤一首	八九
馮正中十六首	八九
李後主一首	九三
晏同叔五首	九四
歐陽永叔七首	九五
晏叔原七首	九七
蘇子瞻六首	九八
秦少游十三首	一〇〇
賀方回十五首	一〇四
周美成十四首	一〇八

本文共有兩部分，第一部是「令」，第二部是「慢」，各舉數首明之，現在擬先做上半部。關於詞史等等，一概不說，只講幾首我所喜歡的小令。在晚唐選了二家，溫庭筠（飛卿），韋莊（端己）；南唐選了二家，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北宋一家周邦彥（美成）；選擇沒有什麼標準，只是憑我的一時感興而已。所講的話也都是我個人的揣測。大家自然不會認我的揣測爲古代作家的本意的。

一

溫飛卿菩薩蠻五首（全唐詩十五首花間十四首）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嬾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解釋〕小山屏山也，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證。此處律用仄平，故變文耳。金

明滅三字狀初日生輝與畫屏相映。日華與美人連文，古代早有此描寫，見詩東方之日楚辭神女賦，以後不勝枚舉。此句從寫景起筆，明麗之色現於毫端。

第二句寫未起之狀，古之帷屏與牀榻相連。「鬢雲」寫亂髮，呼起全篇弄妝之文。「欲度」二字似難解，卻妙。譬如改作「鬢雲欲掩」，逕直易明，而點金成鐵矣。此不但寫晴日下之美人，並寫晴日小風下之美人，其巧妙固在此難解之二字耳。難解並不是不可解。

三四兩句一篇主旨，「懶」「遲」二字點睛之筆，寫豔俱從虛處落墨，最醒豁而雅。欲起則懶，弄妝則遲，情事已見。「弄妝」二字，弄字妙，大有千迴百轉之意，愈婉愈溫厚矣。

過片以下全從「妝」字連綿而下，故於上片之末以「；」示之。此章就結構論，只一直線耳，由景寫到人，由未起寫到初起，梳洗簪花照鏡換衣服中間並未間斷，似不經意然，而其實針線甚密。

讀 詞 偶 得

本篇旨在寫豔，而只說「妝」，手段高絕。寫妝太多似有賓主倒置之弊，故於結句曰「雙雙金鷓鴣」，此乃暗點豔情，就表面看總還是妝耳。謂與遠魂記驚夢折上半有相似。

之處。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翦，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解釋〕以想像中最明淨的境界起筆。李義山詩：「水精簾上琥珀枕」與此略同，不可不看。「鴛鴦錦」依文法當明言衾褥之類，但詩詞中例可不拘。暖香乃入夢之因，故「惹」字妙。三四忽宕開，名句也。舊說「江上」以下略敘夢境，「本擬依之立說。以友入言，覺直指夢境似尙可商。子細評量，始悟昔說之殆誤。飛卿之詞，每截取可以調和的諸印象而雜置一處，聽其自然融合，在讀者心眼中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不必問其脈絡神理如何，而脈絡神理按之則儼然自在。譬之雙美，異地相逢，一朝縮合，柔情美景並入毫端，固未易以跡象求也。卽以此言，簾內之清穩如斯，江上之芋眠如彼，千載以下，無論識與不識，解與不解，都知是好言語矣。若昧於此理，取古人名作，以今人之理法習慣，尺寸以求之，其不柄鑿也幾希。

此二句固妙，若以入詩，雖平仄句法悉合五言，卻病甜弱。參透此中消息，則知詩詞素質上之區分。讀者疑吾言，試舉二例以明之。大晏（殊）浣溪沙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詞中名句也；但晏尚有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其五六即用此兩句。張宗櫛曰：「細玩『無可奈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並錄於此，以諗知言之君子。」（見詞林記事三）小晏（幾道）臨江仙曰：「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亦詞中名句也，而在他以前，五代時翁宏早有宮詞（五律）一首，其三四兩句卽此。是抄襲還是偶合？不知道。若就時間論，翁先而晏後也；若就價值言，翁創作而晏因襲也，而晏獨傳名，非顛倒也，僥倖也，以全作對比，晏蓋勝翁多矣。此固一半由於上下文的關係，一半亦詩詞本質不同之故。（翁作見五代詩話引雅言系述）

過片以下，妝成之象。「藕絲」句其衣裳也，「人勝」句其首飾也。人日翦綵爲勝，見荆楚歲時記。這是插在釵上的溫詩集三，詠春幡，「玉釵風不定，香步獨裴回。」可見這是作者慣用的句法，幡勝亦是一類之物。雙鬢句承上，着一隔字，而兩鬢簪花如畫，香紅卽花

也。末句尤妙，着一風字，神情全出，不但兩鬢之花氣往來不定，釵頭幡勝亦顛搖於和風駘蕩中。曾有某校學生執「玉釵頭上風」相詢，竟不知所對。我說「好就好在這個風字上」，而他們說「我們不懂，就不懂這個風字」，這就沒有主意了。

過片似與上文隔斷，按之則脈絡具在。香紅二字與上文「暖香」映射，風字與「江上」二句映射，然此猶形跡之末耳。循其神理，又有節序之感，如弦外餘悲增人懷想。張炎詞源列舉美成梅溪詞曰：「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是知兩宋宗風，所從來遠矣。此點今不暇具論。點「人勝」一名自非泛泛筆正，關合「雁飛殘月天」句，蓋「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固薛道衡人日詩也。不特有韶華過隙之感，深閨遙怨亦即於藕斷絲連中輕輕逗出。通篇如繡繡繁弦，惑人耳目，悲愁深隱，幾似無跡可求，此其所以爲唐五代詞，自南唐以降，雖風流大暢而古意漸失，温韋標格，不復作矣。

翠翹金縷雙鶺鴒。水紋細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繡衫

遮笑靨，煙草黏飛蝶，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解釋〕 鶻鵲，鴛鴦之屬，金雀釵也。上二首皆以妝爲結束，此則以妝爲起筆，可悟文格變化之方。「水紋」以下三句，突轉入寫景，由假的水鳥，飛渡到春池春水，又說起池上春花，的爛縵來。此種結構正與作者之「更漏子」：「鶻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同一奇絕。「水紋」句初聯上讀，頃乃知其誤。金翠首飾，不得云「春池碧」一也。飛卿菩薩蠻另一首「寶函鈿雀金鶻鵲，沈香閣上吳山碧。」兩句相連而絕不相蒙，可以互證，二也。海棠梨卽海棠也。昔人於外來之品物每加「海」字，猶今日對於舶來品，多加一「洋」字也。

上云「鶻鵲」，下云「春池」，非僅屬聯想，亦寫美人游春之景耳。於過片云「繡衫遮笑靨」，乃承上「翠翹」句；「煙草黏飛蝶」，乃承上「水紋」三句。「青瑣」以下點明春恨緣由，「芳菲」仍從上片「棠梨」生根，言良辰美景之虛設也。其作風猶是盛唐佳句。瑣訓連環，古人門窗多刻鏤瑣文，故曰瑣窗，曰青瑣者宮門也，此殆宮詞體耳，說見下。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玉鈎。

寒翠幙，妝淺舊眉薄。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

〔解釋〕「杏花」二句亦似夢境，而吾友仍不謂然，舉「含露」爲證，其言殊諦。夫入夢固在中夜，而其夢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則曰「雁飛殘月天」，此章則曰「含露團香雪」，均取殘更清曉之景，又何說耶？故首二句只是從遠處汎寫，與前謂「江上」二句忽然若開同，其關合本題，均在有意無意之間。若以爲上文或下文有「夢」字，卽謂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斷紋琴也。以作者其他菩薩蠻觀之，歷歷可證。除上所舉「翠翹」「寶函」兩則外，又如「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殆較此尤奇特也。更有一首，其上片與此相似，全引如下：「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一樣的講起夢來，既可以說牡丹爲什麼不可以說杏花，既可以說院中楊柳爲什麼不可以說陌上楊柳呢？吾友更曰，飛卿菩薩蠻中只「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是記夢境。

「燈在」燈尙在也，「月朧明」殘月也；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來，忽又朦朧睡去的光景。「覺來聞曉鶯」方是真醒了，此二句連讀，卽誤。「玉鉤」句晨起之象。「妝淺」句

宿妝之象，卽另一首所謂「臥時留薄妝」也。對鏡妝梳，關情斷夢，「輕」字無理得妙。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凰。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解釋〕「竹風」以下說入晚無慘，凭枕閒臥，隱當讀如「隱几而臥」之隱。「綠檀」承山枕言，檀枕也。「金鳳凰」承濃妝言，金鳳釵也；描寫明豔。「吳宮」明點是宮詞，昔人傳會立說，謬甚。其又一首「滿宮明月梨花白」，可互證。歐陽炯之序花閒曰：「自南朝之宮體，屬北里之倡風。」此二語詮詞之本質，至爲分明。溫氏菩薩蠻諸篇本以呈進唐宣宗者，事見樂府紀聞，其述宮怨，更屬當然。末二句不但結束本章，且爲十四首之總結束，韻味悠然無盡。畫樓殘點，天將明矣。

章端已菩薩蠻五首（出花間集）

章氏此詞凡五首，實一篇之五節耳，而選家每割裂之。如張氏詞選，周氏詞辨，成氏唐五代詞選，均去其「勸君今夜須沈醉」一首，大約以其太近白話，俚質不雅也。胡適之詞選則一反其道，節取中間三首，又刪去其首尾「紅樓別夜堪惆悵」洛陽城裏春光好」二章，大約又嫌其太不白話也。此等任意去取，高下在心，在選家自屬難免，不足深論。惟此詞是一意的反復轉折，今如此剪截，無乃枉費心力乎。

將本詞各章串講，原皋文之說也。皋文復堂之說溫飛卿菩薩蠻亦用串講法，對於溫氏之詞我實在尋不出牠們的章法來，所以儘管張譚兩家說得活靈活現，「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見詞選一）「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確」（評詞辨卷一）卻終不敢苟同。對於章詞，私心卻以爲舊說不無見地。此非兩歧也，言各有當耳。溫章

各做各的詞，原不妨用兩種看法去看的。

惟皋文仍有可笑處，既曰篇章，則固宜就原詞上探作者之意，斯可耳。今則不然，先割裂之而後言篇法章法，則此等篇法章法即使成立，是作者的呢？還是選家的呢？豈非混而不清？豈非削趾適履？故任意割裂已誤，任意割裂以後再言篇章如何的神妙，乃屬誤中之誤。竊雖依附前人，對於此點，未敢苟同。

韋氏此詞隱寓其生平詞學季刊一卷四號有夏承燾韋端己年譜，羅列行誼甚詳，以爲「人人盡說江南好」，如今卻憶江南樂」諸首，中和三年客江南後作「洛陽城裏春光好」一首，客洛陽作，與舊說異。皋文當時似疏於考證韋氏之生平，而夏君之說亦有可商處，如「洛陽城裏春光好」下句爲「洛陽才子他鄉老」，其非在洛陽作甚明，若曰「長安才子洛陽老」，始是客洛陽時之口吻也。夏君又曰「時端己已五十餘歲，亦稱年少」，黃藤山下聞猿，蓋詞章泛語不可爲考據，「是則弘通之論也。惟似與前說違異，今亦不得詳辨。據夏譜，端己客江南已逾中年，其入蜀已在暮年，而詩詞中輒曰「年少」，固不必拘

泥，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蓋生活者，不過平凡之境，文章者，必須美妙之情也。以如彼美妙之文章，述如此平凡之生活，其間不得不有相當之距離者，勢也。遇此等空白，欲以考證填之，事屬甚難。此是一般的情形，又不獨詩詞然耳。如臬文說此詞，謂「江南即指蜀」，良亦未必，但固不妨移用。彼雖會客洛陽，而詞中洛陽則明明非洛陽而是長安，端已固京兆杜陵人也，「秦婦吟秀才」固一長安才子也。洛陽既可代長安，則江南緣何不可代蜀耶？——雖不能證實。故僅就詞中之字面，有時不足斷定著作之先後也。茲仍依張說立解，就文義而觀其會通，辨其當否，在乎讀者。端已詞無專集，全唐詩有五十四，而花間得其四十八。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解釋〕張曰：「此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歸。」此言離別之始也。「香燈」句境界極妙，周清真曾擬之，說見另一文中。（雜拌二）「殘月出門時」

以普通語法言或費解，詞中習見。「美人」句從對面說出，若說我辭美人則徑直矣。下片述其初心。「早歸」二字一章主腦。「綠窗人似花」早歸固人情也，說得極其自然。「琵琶」二句取以加重色彩，金翠羽者其飾也；黃鶯語者其聲也。琵琶之飾，在捍撥上，王建詩「鳳皇飛羽四條絃」，牛嶠詞「捍撥雙盤金鳳」是也。（今日本藏古樂器可證）此詞殊妥貼，閒閒說出，正合開篇光景，其平淡處皆妙境也。王靜庵人閒詞話揚後主而抑溫韋，與周介存異趣。兩家之說各有見地，只王氏所謂「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鶯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頗不足以使人心折。鷓鴣黃鶯，固足以盡溫韋哉？轉不如周氏「嚴妝淡妝」之喻，猶爲妙譬也。

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解釋〕張曰：「此章述蜀人勸留之詞……中原沸亂，故曰還鄉須斷腸。」此作清麗婉暢，真天生好言語，爲人人所共見。就章法論，亦另有其勝場也。起首一句已扼題旨，下

邊的「江南好」都是從他人口中說出，而游人可以終老於此，自己卻一言不發。「春水」兩句，景之芊麗也；「壚邊」二句，人之姝妙也。「壚邊」更暗用卓文君事，所謂本地風光，「皓腕」一句，其描寫殆本之西京雜記及美人賦。「綠窗人似花」「壚邊人似月」，何處無佳麗乎，遙遙相對，真好看殺人。如此說來，原情酌理，游入只合老於江南，千真萬確矣。他自己卻偏說「未老莫還鄉」，然則老則仍須還鄉歟？忽然把他人所說一筆抹殺了。思鄉之切，透過一層，而作者之意猶若不足，更足之曰「還鄉須斷腸」。原來這個「莫還鄉」是有條件的，其意若曰：因為「須斷腸」，所以未老則不還鄉；若沒有此項情形，則何必待老而始還鄉乎。豈非又把上文誇說江南之美盡情塗抹乎？古人用筆，每有透過數層處，此類是也。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解釋〕張曰：「上云未老莫還鄉，猶冀老而還鄉也，其後朱溫篡成，中原愈亂，遂決

勸進之志，故曰『如今卻憶江南樂』。又曰『白頭誓不歸』，則此詞之作，其在相蜀時乎？張氏之言似病拘泥穿鑿，惟大旨不誤。起句卽承上文而來，當年之樂當年不自知，如今回憶，江南正有樂處也。上章『江南好』，好是人家說的；此章『江南樂』，樂是自己說的，故並不犯複。樂處何在？偏重於人的方面，更偏重人家對他的恩情——知遇之感。此章與下章皆從此點發揮，說出自己終老他鄉之緣由，而早歸之夙願至此真不可酬矣。

下片說出一種決心，有咬牙切齒，勉強掙扎之苦。『屈曲』疑卽屈戌，亦作屈膝。鄴中記：『石虎作金銀屈膝屏風』是也。今北京猶有『屈曲』之語。『此度』兩句，一章之主意。譚獻曰：『意不盡而語盡』，此評極精。把話說得斬釘截鐵，似無餘味，而意卻深長，愈堅決則愈纏綿，愈忍心則愈溫厚，合下文觀，此指極明晰。若當時只作此一章，結尾殆不會如此，善讀者必審之也。

勸君今夜須沈醉，尊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訴金盃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解釋〕上三章由早歸而說到不早歸，更說到誓不歸，可謂一步逼緊一步，有水窮山盡之勢。此章忽然寬泛，與上文似不稱，故自來選家每刪此使上下緊接，完成章法。平心論之，此等見解亦非全無是處，但削趾適履，終嫌顛倒，竊謂不必。況依結構言，此章亦有可存之價值乎。

「醉」字即從上章「醉入花叢宿」來。此章醉後口氣，故通脫而不凝鍊，與前後異趣。端已在蜀功名顯達，特睽懷故國，不能自己耳。此章寫得恰好，自己之無聊與他人對己之恩遇，俱曲曲傳神。「珍重」二句，以風流蘊藉之筆調，寫沈鬱潦倒之心情，寧非絕妙好詞，豈有刪卻之必要哉。人之待我既如此其厚，即欲不強顏歡笑，亦不可得矣。上章未盡之意，俱於此章盡之，久留西川之故，至此大明。總之中原離亂，欲歸則事勢有所不能，西蜀遇我厚，欲歸則情理有所不許，所以說到這里，方才真正到水窮山盡地位，轉出結尾的本旨來。就章法言，又豈可刪哉。「人生能幾何」句，有將「年少」「白頭」……種種字樣一筆鉤卻氣象。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

〔解釋〕張曰：「此章致思唐之意。」譚於「洛陽才子」句旁批曰：「至此揭出。」

按，二家之說均是。以上列四章的講釋，讀者或者覺得其詞固佳，卻有小題大做之嫌，豈師子搏兔必用全力歟。其實端已此詞，表面上看是故鄉之思，骨子裏說是故國之思。思故鄉之題小，宜乎小做；懷故國之題大，宜乎大做。此點明，則上述懷疑可以冰釋矣。更進一步說，不僅有故國之思也，且兼有興亡治亂之感焉。故此詞五章，重疊迴環，大有「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之概。

上邊四章，一二爲一轉折，三四爲一轉折，全爲此章而發。此章全用中鋒，無一旁敲側擊之筆。夫洛陽城裏之春光何嘗不好，只是才子老於他鄉耳。「柳暗」句承首句而來，魏王堤卽魏王池，唐貞觀中以賜魏王泰，爲東都游賞之地，猶昔日西京之曲江樂遊原，今日北京之海子也。（白居易集卷五五，「魏王堤下水，聲似使君灘。」又卷六六，「踏破魏王」

堤。」此句想像之景，下接曰「此時心轉迷，」迷字下得固妙，「轉」字襯託亦非常得方。綜觀全作，首章之早歸，二章之待老而歸，既爲事實所不許，三四兩章之泥醉尋歡，立誓老死異鄉矣，而一念之來，轉生迷罔，無奈之情一至於此。情致固厚，筆力又實在能夠宛轉洞達，稱爲名作，洵非偶然。

下片是眼前光景，「春水」直呼應二章之「春水碧於天」，用鴛鴦點綴，在無意閒。江南好，洛陽未始不好，洛陽好而江南也未始不好，迷之謂也，不但心迷，眼亦迷矣。結尾二句，無限低回，譚評「怨而不怒」，已得詩人之旨。此等境界，妙在丰神，妙在口角，一涉言詮，便不甚好。譚評周邦彥蘭陵王：「斜陽七字微吟千百遍，當入三昧出三昧。」其言固神祕，非無見而發，吾於此亦云然。說了半天，還是要想的；賭了半天咒，還是不中用；無家可歸，還是要回家，癡頑得妙。夫癡頑者，溫柔敦厚之別名也，此古今詩人之所同具也。

又按，用魏王堤更有一種暗示。王粲七哀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說者以爲出於三百篇之「念彼周京」（詩下泉）而杜牧之「樂遊原上望昭陵」說者又以爲出

於繁端已長安才子，涉想洛陽，偏提起貞觀往事來，殆亦此意耳。尺寸以求固可不必，惟古人詩詞往往包孕弘深，又託之故實，觸類引伸，讀者宜自得之。

南唐中主浣溪沙二首（據明萬曆呂遠本）

中主之詞，流傳甚少，或以宋人詞廁雜其間，今據陳振孫書錄解題，定此二詞爲中主作。調名浣溪沙而與通行之浣溪沙不同。詞譜七，「唐教坊曲名，一名南唐浣溪沙，梅苑名添字浣溪沙，樂府雅詞名攤破浣溪沙，高麗史樂志名感恩多。此調卽浣溪沙之別體，不過多三字兩結句，移其韻於結句耳。此所以有「添字」「攤破」之名，然在花間集和凝時已名山花子，故另編一體。」此據花間另立山花子之名，其實殊未安，觀花間五毛文錫詞，其一多三字二結句，其一不然，而同名浣溪沙，可證山花子殆卽浣溪沙之異名耳。詞譜四於浣溪沙下又曰，「賀鑄名減字浣溪沙」可見宋人且有以此爲浣溪沙之正格者矣。以無三字結句者爲正，則以此爲「添字」「攤破」以有三字結句者爲正，則以彼爲「減字」實則在文字上固係兩格，在音樂上只有一調，若以曲中襯字之法解釋之，則豁然貫通，無所

惑也。

手捲眞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暮，接天流。

〔解釋〕「眞珠」二字花庵詞選作「珠簾」。漫叟詩話「李璟有曲云，『手卷眞珠上玉鉤』或改爲珠簾，非所謂知音。」今接手捲眞珠可謂不詞，手捲珠簾甚合文誼，而前人乃顛倒其說，必有故焉。箋注草堂詩餘在此下引李白「眞珠高捲對簾鉤」蓋用古入成語耳，特太白之詩下有簾鉤，意遂明晰，此並去簾字，遂令人疑惑。其實古人詞中本常有此種句法的，溫飛卿菩薩蠻「畫羅金翡翠，香燭消成淚」只云畫羅，衾耶帳耶，不曾說也。此謂之小疵，或可謂爲不通必不可也。況言眞珠，千古之善讀者都知其爲簾，若說珠簾，寧知其爲眞珠也耶？是舉眞珠可包珠簾，舉珠簾不足以包眞珠也。後人妄改，非所謂知音，然哉然哉！

或疑古代生活即使豪奢，未必用眞珠作簾，堆金積玉，毋乃濫乎？此泥於寫實之俗說，

失卻前人飾詞遺藻之旨矣。其用意在喚起一高華之景，與本篇一引溫「水精簾裏頗黎枕」事例相同，說爲「沒有」固與詞意柄鑿，說爲「必有」亦屬刻舟求劍也。關於詞藻之用法，孰可孰否，事涉微細，此不得詳也。

此總寫幽居之子。珠簾手捲，鄭重出之，庶觀夷曠，滌茲伊鬱，然重樓深鎖，春恨依前也。鎖字半虛半實，錘鍊精當，可以體玩。下文說到春風時作，飄轉殘紅，「無主」二字，略略點出本意。結句三字，有愈想愈遠，輕輕放下之妙。掩卷冥想，欲易此三字，其可得乎。

下片較平實，遂少佳勝。「青鳥」出山海經海內北經。西王母原係怪異，後故事轉變，卽爲美人之代語，故箋註引漢武帝故事以實之。「丁香」用李義山詩，「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卽上文「青鳥」亦疑用玉溪「青雀西飛竟未迴」也。「三楚」謂東，西，南楚也，花，草，堂均作三峽。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遠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
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寄闌干。

〔解釋〕人間詞話說首兩句：「……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故知解人正不易得。」王氏此言極有理解（雖其抑揚或有過當。茲既已徵引，便不必詞費。荷衣零落，秋水空明，靜安先生獨標境界之說，故深有所會也。『遠』各本作『還』，『容』作『韶』。『遠』之與『還』，區分較小，『遠』字較雋，『還』字較自然；『容』之與『韶』，則意義有別。韶光者景，人與之共憔悴，是由內而及外也。容光者人，與之共憔悴，是由外而及內也。取徑各異，今以『容光』爲正耳。『不堪看』妙用重筆（白雨齋詞話以爲沈鬱之至，卽是此意）與『思悠悠』有異曲同工之美。呂本此詞下引故事兩條：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云：「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見陸游南唐書，古今詩話則以謁金門爲成幼文作。）荆公問山谷云：「江南詞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溼流光」最妙。（見雪浪齋日記。詞苑以荆公爲誤，但觀其下引馮延巳作，則「江南詞」或係二主陽春詞之通稱，日記作「李後主詞」，殆誤記也。）

這兩句千古豔稱，究竟怎樣好法，頗有問題。王靜安就有點不很了解的神氣，但說牠不如起首兩句呢，那文章也有點近乎翻案。今逕釋本文，不加評跋，見仁見知，讀者審之。「細雨」句極使我爲了難，覺得這是不好改成白話的，與李易安的「簾捲西風」有點彷彿。（可參看雜拌二詩的神祕）夢大概指的是午夢，然而已有增字解經之病，雖然談詞原不必同說經之拘泥。細雨與夢回只是偶爾湊泊，自成文理。

細雨固不能驚夢，即使雨聲攪夢也沒有什麼味道的，所以萬不可串講。雞塞，據胡適說，典出漢書匈奴傳，雞鹿塞，地在外蒙古，但是否卽用此典亦屬難定，大約詞人取其字面，於地理史乘無甚關係。「雞塞遠」與「夢回」似可串講，而仍以不串爲佳。因爲假如串起來，就變成唐詩「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之類，甚至於比牠壞。夢中咫尺，醒後天涯，遠之謂也。若說夢中確有雞塞，如何近法，醒後忽然跑遠了，非癡人而何？所以什麼叫做細雨夢回雞塞遠，正式的回答是不言語。何以細雨夢回雞塞遠就是細雨夢回雞塞遠？您看是多說一句話不是？「小樓」句卻較易釋。微字讀如元稹連昌宮詞「逡巡大徧涼州

「徹」之徹，猶常言吹罷也。玉笙寒之「寒」，虛指可，亦可實說。宜從暖立言。庾信春賦「更炙笙簧」，炙笙做甚？「夜深簧暖笙清」，周美成回答得明白。（見清真詞）笙可以暖，自然可以寒；暖了好聽，冷了呢，或者未必。斷續吹之，無聊之甚；吹之不已，而意固不在吹也。將此句合上句觀其姿態神思，則佳俠含章之美可見矣，惟確實指出既稍稍爲難，且亦不必也。

藝苑卮言，「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著詩不得。」此亦說到詩詞素質的不同，可與篇一參看。大概詞偏于柔，曲偏于剛，詩則兼之。——自然也有例外。我近來頗覺前人以詞爲詩餘的不錯，特非本篇所宜論列耳。

「寄闌干」花厂詞選作倚，疑亦爲後人改筆。寄字老成，倚字稗弱，寄字與上啣接，倚字無根，固未可同日語也。呂本有注云，「花開集作倚」，按花開集不登二主之作，殆花厂之誤。澹溪沙本難在結句，此體因多了三字之轉折，更不易填。中主二詞，上片結句均極妙，

下片結句雖視前者略遜，亦俱穩當。但如依俗本作「倚闌干」，此便成蕪累矣。是以一字之微，足重全篇之價，使千古名什得全其美，舊刊斯可珍矣。

南唐後主詞五首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解釋〕奇語劈空而下，以傳誦久，視若恆言矣。日日以淚洗面，遂不覺而厭春秋之長。歲歲花開，年年月滿，前視茫茫，能無回首，固人情耳。「小樓昨夜又東風」下一又字，與「何時了」密銜，而故國一句便是必然的轉折。就章法言之，三與一，四與二，隔句相承也；一二與三四，情境互發也。但一氣讀下，竟不見有章法。後主又烏知所謂章法哉，而自然有了章法，情生文也。

過片三句，示今昔之感，只是直說。其下二句，千古傳名，實亦羌無故實，劉繼增箋注所

引野客叢書以爲本於白居易劉禹錫，直夢嚙耳。胡不曰本於論語「子在川上」一章，豈不更現成麼？此所謂「直抒胸臆非傍書史」者也。後人見一故實便以爲「囚在是矣」，何其陋耶。

人間詞話，「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鸝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又曰，「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凌亂碧。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今效其語而補之曰，「恰似一江春水流，後主語也，其詞品似之。」蓋詩詞之作，曲折似難而不難，唯直爲難。直者何？奔放之謂也。直不難，奔放亦不難，難在於無盡。「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無盡之奔放，可謂難矣。傾一杯水，杯傾水涸，有盡也。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無盡也。意竭於言則有盡，情深於詞則無盡。「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老是那麼「不足」，豈有盡歟？情深故也。人曰李後主是大天才，此無微不至，似是而非之說也。情一往而深，其春愁秋怨如之，其詞筆復宛轉哀傷，隨其孤往，則謂爲千古之名句，可謂爲絕代之才人亦可。凡後主一切詞皆當作如是觀，不

但此闌也，特於此發其凡耳。

風迴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凭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堂深。——滿鬢清霜

殘雪思難任。（前調）

〔解釋〕後主之作多不耐描寫外物，（見下）此卻以景爲主，寫景中情，故取說之。雖曰寫景，仍不肯多用氣力，其歸結終在於情懷。環誦數過殆可明瞭。

實寫景物全篇只首二句。李義山詩，「花鬢柳眼各無賴，柳眼佳，春相續更佳，以春光在眼，無盡連綿。於是凭闌凝睇，惘惘低頭，片念俄生，卽所謂「竹聲新月似當年」也。以下卽墮入憶想之中。玩「柳眼春相續」一語，似當前春景，豔濃濃矣，而憶念所及偏在春先，姿態從平凡自然之閒，逗露出狡獪變幻來，截搭卻令人不覺。其脈絡在「竹聲新月」上，蓋竹聲新月，固無閒於春光之淺深者也，拈出一不變之景輕輕搭過，有藕斷絲牽之妙。眼前春物昌昌，只風迴小院而已，青蕪綠柳而已，其他不得着片語，若當年，雖堅冰始

泮，春意未融，然而已尊疊也，笙歌也，香燭也，畫堂也，何其濃至耶。春淺如此，何待春深，春深其可憶耶。虛實之景，眼下心前，互相映照，情在其中矣。結句蕭颯憔悴之極，毫無姿態，如銀瓶落井，直下不回。古人填詞結語每拙，況蕙風標舉「重拙大」三字，鄙意唯拙難耳。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

〔解釋〕落梅雪亂，殆玉蝶之類也，春分固猶有殘英。「砌下」二句，戲謂之攝影法。上下片均以折腰句結，「拂了一身還滿」二折也，「更行更遠還生」三折也。但如妄以逗號示之，（胡適詞選頁四七、四八）便索然無味，雖不是黑漆斷紋琴，亦就斷紋以小洋刀深鑿之耳。此二句善狀花前癡立，悵悵何之，低徊幾許之神，似畫而實畫不到，詩情而兼有畫意者。梅英如霰，不着一語惜之，何亦似不暇惜落花矣。譚獻以歐陽修采桑子擬之，（見譚評詞辨）夫彼語有故作氣，曰「與此同妙」似失。

「雁來」句輕輕地說，「路遙」句虛虛地說，似夢之不成，乃路遠爲之，何其微婉歟。

讀此覺趙德麟錦堂春「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便有倉夫氣息，彼語豈不工巧，然而後主遠矣。

於愁則喻春水，於恨則喻春草，頗似重複，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長句一氣直下，「更行更遠還生」以短語一波三折，句法之變換，直與春水春草之姿態韻味融成一片，外體物情，內抒心象，豈獨妙肖，謂之入神可也。雖同一無盡，而千里長江，滔滔一往，蘇蘇芳草，寸接天涯，其所以無盡則不盡同也。詞情調情之吻合，詞之至者也。後主之詞，此二者每爲不可分之完整，其本原悉出於自然，不假勉強。夫勉強而求合，豈有所謂不可分之完整耶？是以知其必出於自然也。無以言之，乃析言之，非制作之本也。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

〔解釋〕調亦作烏夜啼，以後主詞中另有一「烏夜啼」同名異實，故今題作相見歡。調凡五韻，上三下二，其轉折處同。此詞五段若一氣讀下，便如直頭布袋，蒼鶴焚琴矣。必

須每韻作一小頓挫，則調情得而詞情即見。詞之致佳者，二者輒融會不分，此固余之前說也，得此而愈明。

上片只三韻耳，而一韻一折，猶書家所謂「無垂不縮」，特後主氣度雄肆，雖骨子裏筆筆在轉換，而行之以渾然元氣。譚獻曰：「濡染大筆」，殆謂此也。首敝，次斷，三句溯其經過，因由，花開花謝，朝朝暮暮，風風雨雨，片片絲絲，包孕甚廣，試以散文譯之，非恰好三小段而何？

下片三短句，一氣讀，忽入人事，似與上片斷了脈絡。細按之，不然。蓋春紅二字已遠爲胭脂作根，而忽忽風雨，又處處關合淚字。春紅着雨，非胭脂淚歟，心理學者所謂聯想也。結句轉寫重大之筆，與「一江春水」意同，而此特沈著。後主之詞，兼有陽剛陰柔之美，說見下。

南唐二主詞補遺中此調更有一首，據黃昇花庵詞選補入。黃昇曰：「此詞最悽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玩其詞情，亦分五轉，上三下二。自來盛傳其「翦不斷，理還亂」以

下四句，其實首句「無言獨上西樓」六字之中，已攝盡悽惋之神矣。茲不詳論。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歸去也，天上人

閒。
（浪淘沙）

〔解釋〕詞中抒情，每以景寓之，獨後主每直抒心胸，一空倚傍，當非有所謝短，亦非有所不屑，（抒情何必比寫景高）乃緣衷情切至，忍俊不禁耳。若此傳誦最廣之名作，其勝場何在，究亦難言。凡茲所說，亦不敢自是，管窺蠡測而已。試觀全章，有一句真在寫景物乎？曰：無有也。勉強數之，只一首句說雨聲，未嘗言見也。況依文法言此只一讀，謂全章無一句寫景，非過言也。此等寫法，非情勝者不能。

上片係倒敘，由一餉貪歡而夢醒，由醒而覺得五更寒，由淒寒失寐，而聽雨聲。夢裏二句自然真切到極處，此人所共知者也。明明白白的好言語，何待人說？然亦竊有說焉。夫後主之情之深，生活變化之驟，與處境之非人所堪，凡此種種，或非我輩所能想像體會者。

也，故欲明此二句之實味事屬甚難，然不妨另設一相反之境而想像體會之。假如昨夜得夢，夢客他鄉，窮極艱窘，幾瀕險難，冥冥啼叫中瞿然而寤，居然衾枕溫馨，爐烟猶熱，拭眼凝眸，尙疑家居實境爲夢寐之甜甘，及展轉尋省，此果實而彼果虛也，乃遂破涕爲笑，悵惘之中雜有歡喜矣。此種境界，吾人恆見，作反面觀，則此二句之俄空滋味遂隱約可會。古詩「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與此正相若。西遊記曰：「以心會意，以意會心。」不當如是觀乎？若正面作說，事類蛇足，非特有所不欲，亦不能也。後主當日亦只說出這麼兩句，若可以多說，他何不竟說了，而待僕耶？媛一作耐，媛字曲，耐字自然。錦衾乍媛，溫言惹夢，羅衾不媛，好夢遂闌，飛卿後主遙遙可對。

莫有去入二讀。胡適注云：「莫字有二解，一爲勿，一爲暮夜。我以爲此字作暮夜解稍勝。」但何以稍勝，其說未詳。日在井中曰莫，卽暮之本字，作暮字讀可，但在此句應否讀若暮卻成爲問題。暮凭闌是實的，勿凭闌是虛的，竊謂以上下文合參，實斥殆不如虛擬。上文言五更擁被，而過片絕無轉振，遽入昏暮，毋乃過於突兀，此以上文言，莫不宜讀爲暮也。下

文言無限江山，夫江山雖實境，而無限江山則虛，是以下文言，莫不宜讀爲暮也。況暮雖俗字，久已習用，後主不必定寫本字。再以他作參證之。其菩薩蠻曰：「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此非卽「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歟？其過片則曰：「高樓誰與上。」此非卽「獨自莫凭闌」歟？「誰與」「獨自」語氣正合符節。「高樓誰與上」既是虛，安得曰「獨自莫凭闌」爲實乎？此以他作比較，莫不宜讀爲暮也。若有人以作暮爲勝，願畢其說。

「別時容易見時難」注解雖多，而苦無領會。劉箋及詞林紀事均引能改齋漫錄，據顏氏家訓作說，殆全不相干。陸機詩「分索則易，攜手實難」按之詞情亦殊遼遠。古詩中類似此者尙多，如魏文帝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唐戴叔倫織女詩「纔得相逢容易別」均與此詞差不了幾個字，而依曹句比較，何容之閒只差得一字，會卽見也。卽時也，而讀之便有古詩味道，其中區別微之甚矣。又李義山詩「來是空言去絕蹤」亦相彷彿。若「相見時難別亦難」則翻案而透進一層去說，視此有曲直深淺之別。凡此種種，後主此句所本乎？非也。中有一二句確是其本原乎？無有也。試想，「別時容易見時難」此人

人心口中物耳，而必多引故籍，求其淵源，毋乃迂遠之甚歟？作者當時，取徑直達，故在今日正不必繞彎兒去看他。夫上述各例，非不甚類似也，而「別時容易見時難」獨膾炙兒女之口，似僥倖而實非。何耶？曰：自然而已矣。唯義山「相見時難」句，工力堪敵。彼何嘗不深美，而視此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者，似深美反略遜其淺近，又似乎俯拾即是，大可不必如彼之深美，信乎情深才大，無施不可也。

「流水落花」句極不晦澀，而頗迷離，或曰當以不解解之，話亦有理，但似非本篇體例所宜。爰不避強作解人之笑，明白釋之。譬如翻作白話，「春去了！天上人間那裏去了！」這似乎不好。又如「春歸了！天上啊！人間呀！」如何——不妙。又如「春歸去也。昔日天上，而今人間矣！」近之而未是也。蓋此句本天人並列，不作抑揚，非如白話所謂「天差地遠」或文言所謂「天淵之隔」也。竊謂此句當從兩面看去，其一從本句字義上，其一從上文。（牠沒有下文）箋注草堂詩餘引長恨歌，「天上人間會相見」便是。天上人間，即「人天之隔」，並無其他命意。以上文連讀，更坐實此解。此近承「別時容易見時難」而來，遠

結全章之旨。「流水落花春去也」離別之容易如此，「天上人間」相見之難如彼。「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言其似近而忽遠也；「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言其一遠而竟不復近也；總而言之，則謂之「流水落花天上人間」也。詞意分明，惟一口氣囫圇地讀下，便覺含渾，此含渾之咎，固不盡在作者也。

若泛論通篇，則譚仲修之言最善，其評曰：「雄奇幽怨，乃兼二難，後起稼軒稍儉父矣。」雄奇不難，幽怨亦不難，兼之難矣。凡此所錄，如虞美人第一，相見歡及本闌，皆可謂美盡剛柔者矣。陽剛陰柔之論，雖恍惚難徵，而假以形況，何必非佳。夫雄奇，美之毗於陽剛者，幽怨，美之偏於陰柔者，歷觀唐宋詞家第一流，雖各致其美，猶不免有所偏勝。（仲修以稼軒近儉，可謂知言，非貶稼軒也，直欲擁後主至峯極耳。）後主能兼之何耶？夫亦情深一往使之然，惟其深而不拔，乃鬱爲幽怨，惟其往而不返也，又突發爲雄奇。王靜安曰：「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又曰：「李重光之詞神秀也。」固知古今雖遠，賞契非遙，文章天下之公，豈不然歟。靜安極崇後主，有極精至語，以通論全體，故茲不備列。

乎固知一字千金，爲不虛也。如「芳草懷烟迷水曲」原難釋以口語，而逕觀本文，固最分明；若以「懷」「迷」二字爲不甚可解而易之，雖更近於白話，而其境界反令讀者想像不出。故知原句似晦而實明，臆改之句，似明而終晦也。凡遇此等處，均宜細心體玩其喚起之心象如何，不可梗一流俗之見，以爲衡量之準。

「芳草」三句寫盡天陰欲雨，春寒中人。下「銜」字「暗」字，雨意垂垂已在眉睫之間，復以「九陌未霑泥」略略一挑，所謂「萬木無聲待雨來」雖境界不復盡同，而亦正堪融會。須知真下了雨，下雨何奇之有，便失卻了緊張味，結尾挑起，似寬放出一句，而實緊追了一句，文心細甚。

過片典出漢書李廣傳贊。汲古閣本「未」作「自」，誤。詞中不忌重字，上云「未霑泥」，下云「未成蹊」，固不相妨耳。夫桃李甜美，人孰不愛喫，雖標語未貼，口號不呼，其下明明無路而自然慢慢會有，故曰「其實存也」。春晚矣，猶未成蹊，「似這等荒涼地面」信步行來，真成孤迥。見花而尋路，是無路也；行馬而鶯啼，是無人也。句句摹景，句句含情，未

輕點一「悽悽」以「無處不」三字重壓之，便全神俱活，而款款欲飛。

爭挽桐花兩鬢垂，小牀弄影照清池，出簾踏襪趁蜂兒。跳脫添金雙

腕重，琵琶撥盡四絃悲，夜寒誰肯翦春衣。（浣溪沙）

〔解釋〕詩以不觸及議論爲常，而有狹義廣義之別。狹義之議論，卽議論是也；廣義則凡在文字間加以點破者，皆議論之屬也。如此詞，雙腕重之「重」字，四絃悲之「悲」字，點睛之筆，亦卽其議論也。唯下得極斟酌，斂而不斷，斷而不議，使人自領其絃外之情，斯則善矣。昔年曾和此章，附見於左。魯班門前耍大斧，飯店門前擺粥攤，安敢辭其醜——無他，議論多耳。

一樹梨花雪四垂，三分春色占萍池，幾回玉蝶撲簾兒。惘惘停眸誰愛惜，匆匆閒憶
總成悲，燈前重理研羅衣。

若夫清真原作，可謂至哉！低徊今昔，俯仰盛衰，玉腕籠金，顧端凝而可訝，琵琶揉弄，省歡笑之甚遙，隔髮桐花，尋蜂刻棧，雖兒情如昨，而回首俱非。末句復一拗一悲。夫誰肯翦春衣者，

是翦春衣也。是愈悲也。其聲疏冷而長，吾知其必爲深閨刀尺之聲矣。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新筍已成堂

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前調）

〔解釋〕此詞一氣呵成，空靈完整，對句極其自然，浣溪沙之正格也。後主菩薩蠻曰：「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與此僅有春秋之別。天朗氣清何必非春日哉，以之訾議蘭亭序亦過矣。唐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壯語也，無罣礙故；此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致語也。正唯其長天無際，芳草無涯，故不忍登高臨遠耳。「接」字卽從古詩「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之綿綿二字脫胎。

讀 詞 偶 得

下片偶句，新生與蕉萃合參，極醒豁又極蘊藉。結句輕輕卽收，不墮入議論惡道，與上片之結並其微婉。乍讀之，似不過癡，卻是清真工力深穩處。正類二王妙楷，中鋒直下如癡凍蠅也。嘗謂三隻腳的浣溪沙，兩腳一組，一腳一組，兩腳易穩故易工，一腳難穩故難工，不用氣力似收煞不住，用大氣力便軼出題外。或通體停勻，或輕重相參，要之欹側之調以停

勻爲歸耳。

已不堪凭到闌干，而堂下竹，燕巢泥，咫尺之間亦會增人惆悵，林外鷓鴣復在近遠之開，春愁無那，細細尋尋。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少年遊）

〔解釋〕此調在片玉集中分爲二，此注「商調」，其在卷三者注「黃鍾」，似非一調。而詞譜卷八曰：「此調最爲參差，今分七體，其源俱出於晏（殊）詞，或添一字，攤破前後段起句，作四字兩句者。」在白石少年遊下注曰：「此詞攤破晏詞前段起句七字一句，作四字兩句，周邦彥『并刀如水』詞正與此同。」是以此集中注黃鍾者爲本調，而以注商調者爲其攤破格。樂章集中少年游首句七字，與本調合，但注「林鍾商調」。今按林鍾商卽商調也，是二者爲一調之轉換，非二調明矣，疑片玉之注有誤。

此詞醒快，說之則陋。但如「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狀冬閨靜物，至「明」而且「清」與感覺心象，勻融無間，寫景之聖也。說「如畫」，畫似不到，說是「如見」，見似亦不到，蓋畫遜其肖，見遜其妙也。一妙肖者，其唯文章乎！雖有此境，人不及知；雖知此境，如何可到；雖暫近蓬山，而風輒引去。偶然身到，便是良緣，豈能時到，刻刻到，說到就到耶。若清真，聖矣！

溯其「明」「清」之故，又似有申說之必要，自知凡下，幸勿哂耳。竊謂明清之原唯在於簡，簡斯明且清矣。上說「望江南」，乃章之簡，此言句之簡。其了悟從「注」中得來，陳氏在「吳鹽」句下曰：「李白詩……吳鹽如花皎如雪。」初讀之，覺其青出於藍，徐思而訝，不解其故。無非圈去了「如花皎」三個字耳，如何便會藍青。三思之，始見怪不怪，反覺以前少見之謬。（或曰，再思可矣，其言亦是，看官們自己理會。）其訣正是簡。單刀直入，簡之喻也。百發百中，亦簡之喻。有的焉，矢如飛蝗，傍行斜出，雖有數中，不足為善射，而觀場者昏昏欲睡矣。何則？多中撈摸，混水捉魚故也。若矢之所嚮，唯在於鵠，一發如破，三發以至百發如之，於是射者擲弓，觀者叫絕，皆大歡喜。何則？眼目清涼也。知有此清涼世界，而後可與

言文矣。卽如此詩句，旣曰如花，又曰如雪，兼花雪而喻，花乎，雪乎？又曰皎如雪，雪之皎，何待言？逕將三字一勾，鎔裁之妙，不可名言矣。「并刀如水」與此同之。如水一喻外着一形容字以狀刀不得，如雪一喻外着一形容字以狀鹽不得，細思之，確是不得，始信鄙言最平實也。或尙病其遠，以常言申之。如語人曰，「這像什麼」，夠像了，他已點頭，便不須說，如不夠像，他不點頭，再說一個，如夠像了，便不須說，如不夠像，再說一個，以至於n，是謂通曉。同是喻也，亦均可通曉，而固有等差。說一個而點頭，他是真點頭，說幾十個幾百個而點頭，他是無奈點頭，他是迷糊了也。再說看射箭，你射了幾百支而有一二之中，他雖隨人拍手叫好，究竟不知你射的那一箭是中的，那些箭是不中的；於是在他心中眼中，不中是不中，中亦是中，豈不冤屈此一支好箭麼？然而汝之過也，非他之過。文章之道，射道也。八字講了這麼許多，分明罵題。太不好意思，就此打住，然而晚矣。

其他亦不須說。譚評曰，「麗極而清，清極而婉，然不可忽過『馬滑霜濃』四字。」鄙人僅發「明清」一譬，而復堂三之，麗啦，清啦，婉啦，究竟是什麼？看他用兩「而」字，是讀時

感覺原是整的，析言之耳。可見狀文心之匪易，其閒正有苦心，前言固戲之。唯譚氏曰：「然不可忽過馬滑霜濃四字。」鄭重之語也，而鄙人太魯，有牛之心，再思不得，三思亦然，鬼神通之無效。譚公自是射雕手，一箭射了，掉頭而去，好不納悶殺人也。諸位英雄，在下願聞明教讀詞偶得之作，殊自病其醜，今觀此一言作謎已令人悶損無聊，則下筆不自休，亦復大有功行也。自是解嘲語耳。

通觀全章，其上寫景，其下紀言，極呆板而令人不覺者，蓋言中有景，景中有情也。先是實寫溫香暖玉，旖旎風流；後是虛寫，城上三更，霜濃馬滑。室內何其甘穠，室外何其淒苦，使人正有一粟華燈明滅萬暗中之感。而其述虛實之景復含情吐媚，姿態奇橫，在清道詞中只有「衣染鴛鴦」一首正堪匹敵，卻有令慢之別。「過片」以下，絮話家常，唱唱爾汝，一字字出自朱唇皓齒，先是問，問之不已，又一個人絮絮叨叨在那兒說，什麼城上已經三更啦，霜多濃啦，馬蹄要滑的呢。說夠了，於是才轉到「不如休去」——至此意詞俱竭矣，而調未盡，忽又找補了一句「直是少人行」，不知是埋怨呢，還是痛惜與深憐，泥人無那

宛轉傷悲，禿筆故紙之間，風情如活，可謂奇哉怪事矣。「不如休去」本是正文，因爲那一句之找補，忽而變成穿插，章法亦奇幻之至。原非作者意使之然——天末飛雲，彼亦復奇幻，豈有意耶？然終不謂之奇怪不得也。

貴耳集及浩然齋雅談載此詞佚聞頗相似，而皆屬臆想。王靜安清真先生遺事曾駁之，謂先生在宣政間，年已六旬，官至列卿，應無冶遊事。且二書記事，其他亦誤，立說精確。蓋先生以樂府獨步海內，貴人學士市僧妓女，皆知清真詞爲可愛，而李師師事亦爲宋人所樂道，如唐士之於太真，於是芳聞豔跡，奕世流傳，其實強半出於傳會也。卽此一節，謂爲隱括當時語，而不悟其非，曰「低聲問向誰行宿」，豈似對官家口吻耶？

周美成詞一首

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當時相候赤欄橋，今日獨尋黃葉路。烟中列岫青無數，雁背夕陽紅欲暮。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玉樓春）

「解釋」憶昔年得讀清真詞及此闕，有初見眼明之樂。後讀之乍熟，漸省其通體記敘，以偶句立幹，以規矩立極，辭固致佳，惟於空靈眇眇，盪氣迴腸，似尚有所歉。頃徐而思之，始歎其盡工巧於矩度，斂飛動於排偶，吾初見之未謬而評量之難也。白雨齋詞話卷一曰：「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如玉樓春結句云，『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固知甘苦疾徐之感，雖於寸心邂逅中爲真實不虛者，然意會之耶，則恫怛難徵，似欺他人之

耳目言傳之耶，則塵凡可哂，徒損自己之尊嚴。夫心知此意，人同此心，可謂盛矣，其不能無遺憾也。尙如此，況乎心知其意，非且莫可期，而人心之不同，又如其面耶。斯誠難矣，而可樂自在，觀陳氏之言，當知前修自遠，若僕則鸚武耳。

似可以休矣，然而偏不者，以僕恐壓根未有尊嚴，遂不憚爲諸君「一二三」言之耳。詞情與調情相愜，一也。玉樓春亦名木蘭花，四平調也，故宜排偶，便鋪敘。若浣溪沙亦通體七字，且間有押仄韻者，上下二片亦各有一偶，非不相似也，惟其伶丁結句，慣以不定生姿，致無復平穩之氣象，浣溪沙之重心卻正在此（見上），故雖只差了一句，而宮商便遠，欲知分曉，當吟誦耳。調情不宜拙而拙之，一拙而竟拙矣。若調情宜拙，因而拙之，則拙亦見，不拙亦見，蓋非拙之妙，宜之妙也。子縱曰拙不妙，豈得曰宜亦不妙耶。（拙之究竟妙不妙，是另一問題。）相女配夫，作詞之要也。

著色之穩酣，二也。范希文蘇幕遮曰：「碧雲天，紅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以美景示柔情，於此爲近。只這幾個顏色字，下得有多

少斟酌。「相候赤欄橋」是何等意興，「獨尋黃葉路」又是何等意興，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於是「今日」也，「當時」也，便爲不可不有之對偶，而此對偶又非如此對不可。譬之作書，畫平豎直其始也，銀鈎鐵畫其致也，適卽媚也，挺斯秀矣。移諸文事，當曰深穩之極，自見飛動。如何而爲深穩？如何而始爲極？則「此中消息難言」，綠對紅，秋月對春風，其跡然也，其情未始不然，亦不盡然。跡盡焉而情不盡，此其大較也。彼試帖詩視此如何耶？讀者當自辨其味而徐省其故，亦無待乎僕言矣。若必待僕言，僕則安能辦此耶。

下片二句，易整爲散，而散中見整，與上文神理綿綿，似離似黏，試將「煙中列岫青無數，雁背夕陽紅欲暮」連上微吟數過，則恍然已在罨畫溪中，富春江上矣。青是濃的，濃好。紅是那麼淡的，淡好。最尋常的字句，最分明的境地，山川佳俠，造化梳攏，何處宜勻脂，何處宜擁髻，寶羅萬象，並入毫端，暫顧此身，真如塵露矣。輕輕逗下，潛氣內轉，淡淡無痕，其說詳後。

用大排偶法，三也。盡八句作四對仗。三四七八爲對，人所知，一二五六爲對，或不盡人

而知，而三四七八之如何爲對，人或知而不盡也。「烟中」二句，脂黛映發，已見上節。首句「桃溪」用天台事，桃與藕對，實以春對秋，故於「藕」上特着一秋字。此良似傅會，但若與下文相參，便知雖查無實據，卻事出有因，總非漫然之傅會也。奚獨桃藕然哉，卽赤欄橋之於黃葉路，亦是以春對秋也。夫黃葉路吾知其爲秋矣，赤欄橋奈何定是春？春歸拆橋，此事見於何典？此駁有趣，惟亦不可認真，認了真便沒有趣。子安知黃葉路之必爲秋歟？此奇問，亦可意會乎？「葉兒青」庸詎不可尋，而必待其黃時耶？要之，咬定銀牙者，言言金玉，春痕怎見得紅了闌干，更何必在紅欄干邊扮演佳期。秋山縱盡黃其葉，謂君失卻之夢兒必在其間，有是理乎？放鬆口氣者，大好商量，春日之橋必赤其欄，秋天之路必黃其葉，佳人思春必在荳蔻梢頭，才士悲秋必有鬢絲禪榻。凡此諸必，固皆不必也，言誠悠繆，彌近人情矣。陳注在「赤欄橋」下引北夢瑣言曰：「唐李匡威少年好勇，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云云，其言甚怪，豈清真少時亦曾在渾河上與關西大漢喝白乾兒麼，否則怎以此典入詞？不然，陳氏慎矣。皆不然，舊注之妙能不使人感歎，此卽前述「何等意興」

之說也。於「黃葉路」下又據談苑引僧惟鳳詩，「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故知少章氏別有會心，原不爲初學解釋字句也。今非昔比，不獨時序有蕭溫之異，此身亦有衰健之分，少章之注能闡清真之微，而僕之解足補少章之闕矣。讀者疑吾言乎，請疏而證之。按清真此句實用前人詞意。花間集卷一溫庭筠楊柳枝，「宜春苑外最長條。閒裊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腸斷處，一渠春水赤欄橋。」着春字特多，此赤欄橋，疑乎否乎？若曰，彼宮詞也，與此不類。同書卷十孫光憲楊柳枝，「閨門風暖落花乾，飛遍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水驛，閒人多凭赤欄干。」尙疑乎否乎？若曰，此處奈何不肯言橋，謹對曰，不押均，夫赤欄干者卽赤欄橋也。上云水驛，此驛橋也。皇甫松夢江南，「人語驛邊橋，」可證赤欄橋對黃葉路，工矣，而欄之對葉終似不甚工而實甚工者，蓋明以赤欄對，暗以柳色對也。

三者既明，言其安章，可有二種看法，自然一首詞不會有三種章法。先將首二句看成一小段。凡景光在眼，或憶想從前，好處相牽，頃刻捏合，此通格也。今則不然，桃溪秋藕已直揭本事，然後換筆細細分疏。當時一聯，其轉捩處。下片文字悉從「獨尋黃葉路」生出，

此猶溫飛卿更漏子：

「玉鑪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

離愁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下片直是賦得夜長耳。譚獻曰：「似直下語，正從夜長逗出，亦書家無垂不縮之法。」此予說所本也。「烟中」二句其色彩與黃葉相映，好看殺人，而境界故有弘纖之別。末聯繳足「今日獨尋」之滋味，結句更如神龍掉尾，不特回注赤欄橋，竟直寫桃花溪上矣。是爲初見。

徐觀之，又有一種姿態，即把「烟中」二句看成夾縫文章，而其他作爲一「中段」，花花葉葉，掃句成文，茲列舉之。當時相候紅橋，寧非即所謂桃溪歟？人如風後之雲，寧非即所謂不作從容任哉？曰獨尋，是無續處也，而情悰如絮之沾，所謂藕斷絲連者非耶？只烟中二句未免落空，而妙即在此。老子曰：「無之以爲用。」否則縱使鄙人割裂得不差，畢竟只是一篇三家村中文字，以之尙論，無乃可惜。

一無何以妙？曰有故。竟無，何妙之有焉。讀者若以鄙言多而少中，勞而無功爲病，自係實話，卻不知少便更不會得中，逸便更不會有功矣。尙簡奈何又貴多？記不云乎，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解析者，創作過程之顛倒也。昔人詩不自注，卽是此意，彼豈真欲以啞謎留贈後人耶。如上言少年遊譚評似謎，是眼前一好例，彼固詞人，難免有此氣性。若當時他老人家懂得多說三五句之妙，不好得多麼。陳亦峯以「此中消息難言」了之，欲言又止，最爲得體，蓋不是知音不與彈耳。僕則不然，必求其故而言之，求之不得，則杜撰之，言之不得，又強言之，知音與彈，不知音亦與彈，所謂好事之尤趣味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

於是有第三相，所謂三相非他，卽將一首看成一句，以無章法爲章法也。此似乎更須說明。若取譬於點睛，則「獨尋」二字，一字一睛也。欲明結尾二句之妙，宜在「烟中」二句求之；欲明「烟中」二句之妙，宜先尋「獨尋」之境界；欲明「獨尋」之實在滋味，遂不得作本事之推求。翩翩連連，若銜尾鴉，一首只是一句，此謂無法之法。僅依文立解，寧憚

繁言。玩其首點桃溪，夫劉阮之於天台，固當自憐其緣，而自惜其緣之淺。奈何動輒怨彼天仙耶？不作從容住，用最輕筆，最不過癡，而最微婉。「秋藕」句，重筆一頓，銀瓶入井矣。然世間何物不可取喻，獨取喻于此糾纏不清之藕耶？此畢其語，不盡其意；盡其意，而如縷絲絳者，其韻味也。雖似乎將昨日今朝一氣說出，而卻爲下文留出無窮地步。

病桃溪之無印象，以赤欄橋足之，此固易知，而又開下，此猶未及言。蓋彼固一楊柳橋也，眼光射到情似雨餘黏地絮結句，針線之密，無可評量。獨尋句亦然，若無上文，則曰尋，何所尋，曰獨，本來是獨。唯其有上文也，故下一尋字，覺得有多少癡愚拗澀，下一獨字，有多少衰殘悲颯，而又飾以穠絢之彩色，排偶之聲調，斂奇才，抑柔情，使就文章之範，而從心所欲，不踰方圓，水到渠成，自然超妙。文賦曰：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豔，言全才之難也。兼此四德者，詞家中吾於清真僅見之耳。

故謬言之，「當時」承上，「此日」啓下；質言之，則二者意義相待而成，情致自然之完整，並無所謂承上啓下，更不當直指甲爲承上，乙爲啓下也。此是論理，而在事實上，此等

陋說亦未可厚非。蓋分析文章，類名家言，不如囫圇吞耳。但太囫圇又似參禪，亦不甚好，此義法之由來也。一切義法皆當作如是觀。

初不必問過片二句爲夾縫，還是正文，亦不必問其妙處究安在。夫文者上下文也，故認真說來並無所謂獨妙，獨則不妙矣。逕取之不得，則旁求之。旁者何？上下左右之謂也。彼赤欄橋黃葉路原係無情，然既候之尋之，便是有情。世閒只春秋耳，奈人心上之有溫肅何。「獨尋」一句，有多少振振遲遲，款步低眉之苦。俄而自省，目之所窮惟有亂山拔地，碧到遙天，冷雁悲沈，夕陽紅遠，以外則風烟浩蕩而已，風烟浩蕩而已，其可尋耶。於情致若何不著一字，惟將這麼一大塊，極空闊，極莽蒼，極莊嚴，然而極無情冷淡的境界放在眼下，使人兀然若得自會其愁苦，豈非得盡風流乎。

通篇語語含情，惟此二句獨否，此其所以可說爲穿插也。然細辨之，始知許多情致語以得此二句而始妙。否則直頭布袋，無味是一，脂粉氣多，膩人是二，呻吟絮聒，感傷是三也。馬東籬曰，「青山正補牆頭缺」，文章亦有此樂耳。

今有一境焉，既如此之空闊蒼莽矣，如此之莊嚴冷淡矣，而猶不覺其置身天地之間之小，殆非人情賦。俛仰盛衰，當年此日，縱屬可憐可惜，又何足深道哉。此透過一筆寫一筆之法也。清真或不定有此意，自然，誰敢說定無此意，但有此種看法，則結上便好。

何獨承上，逗下尤佳。逕入「人如風後入江雲」，如天衣不縫，針線難尋，亦自然而已。此句含義極渾泛，陳言「人不能留」，即予以「不作從容住」爲說，然固未盡也。其與上文，蓋無不通連。陶詩曰：「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以興貧士最爲深美。當時相候赤欄邊者，今日居然獨尋黃葉路矣，此身無定若此，則風後之孤雲也。寧非絕而不續者乎？

其於「烟中」二句如何相生，只可譬之潛氣內轉，在他人視之，恐將曰：「不說，我倒明白，你愈說我愈胡塗了。」何謂潛氣內轉，殊恟怛而不能諦，實言之，以不轉折爲轉折也，卽不須我轉折得，他自然會轉折也。其難了解如故，唯可比擬耳，如七里瀧行船也。不特文境相似也，風物正復依稀耳。夫知山川之紆曲，觀天地之圓方矣，則輕塵墜露之感，蔚然兜的上心來，其間豈尚有所謂轉折之存在乎？苟有賞心，必不待予言矣。觀其立喻，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江上風雲並入感覺範圍，昔之以有情見彼無情者，今又以無情吞納有情矣，冥冥坐忘，泠泠而善，大有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概，妙在是即日對景掛畫，不消費得氣力，又妙不深說，不落頭巾窠臼，如拙說也。——拙字實妙！

清真詞結句最工，此亦其一。陳氏謂「呆作兩譬，別饒姿態」，雖簡而善；「呆」字「別」字又極分明。然不便初學，因初學每每要問如何呆了，如何會別？此固難言，卻正不得不言，詞話有詞話體，讀詞偶得亦自有體耳。

用大排偶法，上文曾交代過，卽「桃溪」二句，「烟中」二句皆散而非整，亦曲說而合之。然而八句之中，實有兩句不對者，卽結尾之兩句是也。對得這般齊齊整整，所謂呆作兩譬，今反而說他不對，無乃弔詭不近理。假使不弔詭而復近理，豈不又是白雨齋詞話麼？此固非白雨齋詞話也。——話原不過這麼說說的，說他是對偶的便怎麼樣，難道他不對麼。鄙人不過說一聯是兩段，兩個意思，換言之，在結尾突作一拗筆耳。

在清真詞中屢見此項句法，如傳誦頗廣之六醜結尾，「恐斷紅尙有相思字」下倒

接一句「何由見得」，白石暗香（醉摹之）如解連環全作怨語，結句則曰「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竟把通首一筆勾之也。參證易明。

夫哲理詩情之難兼美，蓋自昔而已然。列御寇莊周豈不遠乎，以之入詞則愒彼癡男怨女固詞曲之當行也。此所以在最後必要拗這麼一句，若竟不拗則作意落空，亦不會有詞了。予豈好拗哉，予不得已也。

又豈獨「呆」而已耶，說這像什麼，那像什麼，立刻說完，就此不說，此孩提語，奈何當真以之入詞，然而竟以之入詞，此所以爲清真也，即陳氏「似拙實工」之說也。若況氏重拙大之說，較陳爲愈密，今仍不暇辨，然已不覺言之長矣。

蕉萃如籬前葉，飄飄如風後雲，漸漸露出垂年下世的光景，又不獨遲暮而已。人生至此萬念皆空，而耿耿此情仍復一靈不昧，若而人者其賦才如此之柔厚，何必以詞論哉，此詞之魂也。僕不會讀放翁詩，而愛誦其莫年沈園詩，以爲全集恐無逾于此者，陋而自信其陋，亦一癡也。

陳曰：「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今請言此難言者。夫不病板者，其筆健也，不病纖者，其情厚也。於流散中寓排偶，亦於排偶中見飛動，又於其中見拗怒，復於拗怒中見溫厚。春華秋實，文質份雅，其辭麗以則，其聲和而悲。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非清真其孰造之。斯足領袖詞流，冠冕百代矣。（清真之性格，參看清真先生遺事引樓鑰序。）

末句好在「膩」字，卽全篇亦好在膩字上，唯過片二句，大筆濡染耳。真是膩得可以。夫膩豈易言哉，柔厚之積也，非偶然也。柔厚之積，是情膩也，如秋藕絲，如春柳絮，如黏地絮，如雨餘黏地之絮，是喻膩也。八句四韻，四對仗，通體七言，是調膩也；自九御而十遇而十暮，是韻膩也；末句「雨」餘二字，雙聲疊均（雨，上聲，曠，餘，平聲，魚爲平仄均）復同爲撮口呼，與絮字亦爲疊均；而絮與地相隣（絮，去聲，御，地，去聲，至）地與似又爲疊均（似，上聲，止，止至同部）七字之間，如絲引蔓，如漆投膠，是和膩也。故維誦全章，尤其是到煞尾，唯覺膩字之的當，而猶病其不足，如飲醇醪，如邀明媚，（醇酒婦人來得湊巧）豐若有餘，柔非無骨也。於是「別饒姿態」之姿態也者，又隱躍而可會矣。夫清真遠矣，僕何足以知

之，唯作陳氏箋疏耳。以嬰武聲氣爲博士買驢寧不自晒其塵下，然苟有千慮之得，發其所未發，則亦亦峯氏之功臣也歟。其於清真又豈能無卓爾之嘆而彌切高山景行之思乎。

周美成詞一首

逗曉看嬌面，小窗深弄明未徧。愛殘朱宿粉雲鬟亂，最好是帳中見。
說夢雙蛾微斂，錦衾溫酒香未斷。待起難捨拚，任日炙畫闌暖。（鳳來朝）

〔解釋〕好一幅曉窗睡美人也。天生一段好，真真好得來，認識的也知道好，不認識的也知道好，您點頭，不呢？

片玉集中題編者所加，此篇題作「佳人」，卻尙貼切。佳人好相唯在於姿。神女賦曰：「姿態橫溢」又文賦曰：「其爲體也多姿」無他，文如其人耳。「玉豔珠鮮」「柳欹花韞」者，姿也。

「逗曉看嬌面」入手擒題，而次句卽頓。天明矣，以小窗之深故弄明而猶未徧。無非

片餉之延挨耳，卻有多少的從容，是期待，是留戀，是惋惜……是的，也都，不在寧耐，猶是深閨夢裏入耳。

緊接一句，「愛殘朱宿粉雲鬢亂」，文殊婉而格大遒。吾輩但以箇中人之那般活現爲快，如何而活現而覺得快活卻每不暇辨。以措辭精粹爲解，難道不精粹麼？是矣，而未盡也。剛健者氣，婀娜者姿。畢竟是姿也，執柯伐柯也，美人詞以活的美人做胎子也。其不隔之謂乎？

筆致的挪轉，語氣的吐納，顧盼飛揚，無垂不縮，上片結句遂於此回環往復中直下深微，而在瑣窗羅帳之間遲回一霎。寧耐的心情至此完全揭出，讀者當知吾前言之非傳會也。然竟似複矣。似複而又不複，何？蓋一筆渲染，作兩層鉤勒耳。周保緒曰：「清真渾厚，正於鉤勒處見，他人一鉤勒便刻削，清真愈鉤勒愈渾厚。」（宋四家詞選序論）此言是也。以景言之，皆臚明也，以心情言之，皆寧耐也，一筆也，複也，然而不然。小窗弄明，夢而不見也，是臚臚之臚明也，是期待之寧耐也，有一星半點兒不耐煩之寧耐也。最好帳中見，觀之不足也，

已不甚矇矓而要他多矇矓會子的矇明也，痛癢相關之寧耐也。正於鉤勒處見渾厚，則厚之至也。妙在其上「殘朱宿粉」句已把美人寫得威靈顯赫，為造化憐才，為美人惜遇，則愛此朦朧固人之帶也，未免節外生枝矣。——即不節外生枝，亦人之情也，您不怕您眼睛花麼？

申言鉤勒之義，他人何以薄，清真何以厚。釋之曰，以鉤勒為鉤勒則薄，以不鉤勒為鉤勒則厚。或曰，濫調耳，請再釋之。曰，描頭畫角是鉤勒也，鞭辟入裏是不鉤勒也。鉤勒是了解清真詞之入門，然何足盡之哉。若曰「愈鉤勒愈渾厚」，言至善也，不愈重君惑耶。

不避低能之誚，請再釋「帳中」，非為我輩。有如我女兒伊已不識「油盞火」了，今奈何吝此一言耶。漢以前之帳約相當今之帷，今之帳古人謂之斗帳。此大概與席地或用胡牀有關，卻未能考。即斗帳之帳，在新生活中亦已漸近沒落。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除非你看見過舊式新娘娘的牀帳才會覺得親切有味。古人居帳中陰陰見，今人之帳赤裸裸以至於乾脆不用，假如沒蚊子。所以你若把帳中見之帳，當作歪作一個畸角上，圓頂

印度紗的外國帳子看，那就一場胡塗兮。

帳以厚重之絲綢爲之，綴以繁穠的珍飾及厭勝之具，而冬日之暖帳尤爲厚密。（詞寫冬景，見下。）故以帷名者，曰鴛帷，鳳帷，翠帷，犀帷……以帳名者，曰羅帳，寶帳，銷金帳，五彩流蘇帳，紅羅複斗帳……下一複字其厚可想，下一紅字暗亦可知——你的膠捲不是不怕紅燈麼？至於今之帳，疏淡如烟，其厚薄約當於古之紗廚，清真浣溪沙「薄薄紗廚望似空」可見。在我幼年，雖蚊帳也用較厚的夏布作，其上有稠密的青花。這種青花夏布帳子，在南方還廣汎的用着罷。

流連促景，珍重朱顏，信有之乎！屋梁初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且在我旁矣，自以帳中見爲佳耳。斯情景無閒之筆，自然之妙也。曰加倍渲染，何其言之淺耶。斧斤在握，傷手寧辭，縱來者實笑，不猶愈於使我交臂失卻古人乎？夫來者積薪，將擅凭虛俯下之勝，暫時未笑，亦總有一天會笑的；而故人長往，能無登山臨水之悲，行行長在眼，愈走也就愈遠了。難誣來哲，大塊前賢，歧路之前何去何從，識者辨之。

如此足盡帳中見乎？曰未也。何其繁耶？曰實繁。繁可省乎？曰不可。如何而可省？曰不說便省。不說可乎？曰可。作者寧知繁耶？曰不知也。一點而已矣。一點何繁？曰引申故耳。其射出之線則無窮也。曰申引何爲？曰說也。不說可，奈何說？曰說亦可，不說亦可。何謂說，何謂不說？曰，這個是不說，那個是說。若曰這個是這個，一點也不會錯，然而是不說也。若曰這個是那個，畢竟不知道有多少那個，那會不錯呢，是說也。故曰，解析者創作之顛倒也，顛倒衣裳，倒顛裳衣，一化爲多，將繁喻簡也。然而不然，苟以多爲一，以繁爲簡，則又斷斷乎不可，此所以修詞文法等雖列專科，而與制作之本終隔一塵界。今吾子憚煩則愈煩矣。

夫帳中者密寵難疏，深嚴之地，寧獨陰陰見耶？斯不盡之驗也。昔在憶及燕知草中用「窩逸」一詞，鄉談也，未加詮注，滋人之惑，有面質者，且有專函垂詢者，致僕大感狼狽，當時覆語云何已不省憶，唯有一喻記其梗概焉。

秋風始勁，寒夜初長，小兒飯飽，被伊母催促去睡而情若不甘，輒從厚棉被中伸出一雙點漆的眸子。於時簾帷窸地，燈火搖明，若眠歌之甘柔，若語笑之零亂，若刀尺之閒冷，與

夫樗蒲之繁熱，人各欣其勝業，謂殘夜之尙遙，何況小兒，小兒居無涯溫愛之中央，覺天地之方大。我們說這小孩舒適安耽，甜美麼？都不。我們往往說，「你看這小孩多窩逸。」——可不是窩逸。

你懂得窩逸了罷？亦以此懂得帳中見否？可與言詩矣。彼十萬鈴轡，無乃太多歟。夜姿通明，性子亦急個些兒。夫不離乎尋常日用之閒，而密意深情，零愁遙怨，蘊蓄無端，默然有會，若是者謂之微婉。娑婆濁世，好意難有，意好而出之以微婉，則難有中之難也。微婉之境，使今人旦夕遇之，必曰「不過癡」，其實作者當時又何嘗過癡呢，然而伊覺得寫了也就算了，此其所以難也。下筆不能自休，先士所譏彈，僕知罪矣，然非今日之論也。

下片四句均折腰格而未句直下，如左式：

說夢——雙蛾微斂。錦衾溫。一酒香未斷。待起一難捨拚。任日炙畫欄暖。

此詞以姿態勝又題作「佳人」，而實寫佳人姿態者，一首只「說夢」一句，而「說夢」一句中又只「雙蛾微斂」四字是實寫，蜻蜓點水之筆，猶清真丹鳳吟「弄粉調朱柔素

手」句，猶小山臨江仙「兩重心字羅衣」句，粉痕脂澆唯此而已。以文字代感覺難而非，以鉤想像易而是，固不獨寫豔爲然。卽清真集中寫美人亦非無俗筆，如望江南「寶髻玲瓏」二句之類。

「說夢雙蛾微斂」一氣讀之，有一氣讀之之妙，頓挫讀之，有頓挫讀之之妙，一婢以神情言，一通上下文言之也。「說夢」是醒了，「雙蛾微斂」又是要睡罷，另外有一人自己老是這麼磨咕着，而美人之美卻多半在其磨咕中見，此通上下文之領會也。以上言之，醒已遲也，以下言之，又慵起也。「酒香未斷」既找足昨夜歡恣，又將朝慵緣故輕輕收拾，隨手變換，針縷細甚。漱玉詞曰，「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此對鏡臺打反鏡，飛卿所謂「照花前後鏡」也。彼曰「被冷香銷」此則曰「錦衾溫酒香未斷」也；彼曰「新夢覺」此則曰「說夢雙蛾微斂」也；彼曰「不許愁人不起」此則曰「待起難捨拚任白晝晝欄暖」也。一個是要不起來而不得不起來，一個是要起來而偏偏起不來，觸手蘭芬都成愁豔，又大有將正立的照片翻過來逕見其背之樂。

此猶其形跡然也。漱玉彼詞清無可嚙，過頰卽空，清真此詞豐若有餘，到口立化。然此猶其筆墨之蹊徑也。尋其根柢，寧有二耶。目悽神悚，是醒之情，必逕呈其陡削，柳暝花困，是睡之態，必曲貌以蕨蕤，然此猶局于文情也。諦觀之，陡削而愈詔秀，足徵漱玉之良奇，蕨蕤而反適逸，以見清真之甚大。通乎性情之際，特假借之以言文耳，以爲根柢在是，失之遠矣。作者當日不知其所以然，讀者今日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無閒之妙，吾何閒然哉。彼輒曰某某風裁如何，某某格調如何，皆耳食也，目論也，人世雖大，風裁格調又在何處耶？若曰在吾懷中，則寸心固足以括之也。若曰不在懷中，又安在耶？此不可不辨也。借曰有之，亦如行雲流水耳。觀者祇賞其幻變，以爲舒卷潑淪得大自在，而不知彼受他力之支配，正有其大不自在處。此又不可不辨也。

詞寫冬閨。飛卿菩薩蠻「暖香惹夢鴛鴦錦」雖是新春情景，然彼錦衾溫之不冬，固無礙此錦衾溫之爲冬也，至少亦無由證其非冬。觀其逗曉弄明，遲遲不曙，通篇復不見花鳥點綴，與夫「日炙畫欄暖」句……或曰「春暖春暖，暖一定是春」無如之奈何。然日

已高春，畫欄乍暖，亦春融氣象否？至於新年殘歲，節候依稀，當參校清眞，他作以辨之。

折腰讀之，說耳，不如是讀未爲不可，唯「待起難捨拚」句若一氣讀下，確未免有大嚼瑤柱之恨。遇新式標點家，又必在「待起」下加「，」也。說「說夢雙蛾微斂」爲醒來乍復朦朧，讀者疑其虛誣；說「酒香未斷」爲補足宵來事，讀者又謂其淺陋；今若說「待起」爲獨自磨咕，讀者不又病吾言之博會乎。夫古賢心事有不可知者，其遺跡蕩爲煙雲，有不可求者，幸而僅存，稀矣。舉一以概其餘，知者不爲也。然知者不言，奈何有道德五千言耶？猶龍之嘆，豈不然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當其未見也，事在兩可，非知非仁，亦仁亦知；及其既見也，必執一端，非仁卽知，非知卽仁，甚至于仁則不復知，知則不復仁也。清眞填詞當日只灑了一點墨耳，而乃區區必辨其仁知，所謂煩惱自取，不足惜也。視同文飾，亦聽之而已。

制作本也，片言居要，分析末也，多言少中，故勞佚之情殊也。實言之，凡物本不止有一種的看法，奈事實上只許有一種的觀點，雖彼此之間留有選擇之自由，而選擇之爲選擇

則無復自由矣。卽如「待起難捨拚」句，其爲耽悅容華，流連忘返，雖爲自明之事，而此容華之動靜醒睡，迄今尙無一人能知之，清真固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未嘗言耳。蒙竊有說焉，以爲帳中之美寧必顛狂，而忍耐之歡或熱於戲謔。夫求古賢之意必以大者遠者先之，況未迂回而難通也，作「磨咕」之說。

南人或不解此，說之曰：待起難捨拚卽磨咕也。夫始欲以磨咕說待起難捨拚，而今又以待起難捨拚說磨咕，「這個」到底，是戲論也。卻未始不「那個」。欲起而逕起，則不磨咕矣；欲捨而卽捨，則不磨咕矣。今日待起，待字是磨咕，曰難捨拚，難字是磨咕。串講之，由「待」而「難」，斯磨咕之至也。何以言之？待起雖未起，近於欲也，難捨雖可捨，近於不也，初作欲起之勢，轉成不捨之局，是拗折也。結以「任日炙晝欄暖」，如土委地，如水赴壑。夫不捨之情，不爲欲起所奪，而不捨終奪卻欲起之勢，是直下也。拗折而復直下，不暫離乎衾枕帷屏之間，磨咕之至也。返觀其上，亦云爾矣。逗曉看嬌面，而繼之以小窗深，似未明而欲其明也；殘朱宿粉好在帳中，似已明而願不欲其明也。欲天之速明歟，抑欲其遲明歟？不知

也。欲端相之見歟，抑欲迷暎之見歟？不知也。雖不知也，亦未嘗不可知，磨咕而已矣。知其在此磨咕，則無不知矣。若伊人半衾深擁，僅微聳其肩翠耳，殘夜妝梳，人寤寐，清芬薄醒，臙粉零臙，融淡雅於甘穠，煦寒淒以溫愛，鶯綾鳳錦之間，窗網瓶笙之側，氤氳蕩漾，撩亂繽紛，盡一微塵，皆旖旎之雲圍也，而彼支鬢昵枕，斷夢餘甜，蝶袖鶯簧，任渠歌舞，人之情也，亦文之情。漫天錦帳，更下瓊鉤，縱歡如流水，亦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猶自魂驚夢怯，託喻塵泥，得勿微遠於人情乎？此其所以可以不醒也。以文情言之，如蘭言相醉，秋水照人，不特無所謂起，且無所謂待也。起何爲？待何說耶？今夫下文竟曰「待起」，待者不果之詞也，然而恕矣。歡也，奈何恕，必所歡之幽默（幽，幽深也，默，玄默也，自注。）有以激之使然也。此其所以不可以醒也。悠然一枕，不知有幾許滄桑。語曰，背裏打躬，其斯之謂歟。好看殺人，若病其鄙俗，請易之曰，寤寐反側，於意云何？若反問鄙人，還是蘑菇發得最好，以其平實而能盡也。天花亂墜，知音其勿聽乎。

結句分照全篇，「日炙」以照「逗曉」，「弄明」，「畫欄」以照「小窗」，「帳中」，「畫欄

暖「以照「錦衾溫」而「任」字一領，先將「待起」掃卻，繼將「難捨拚」繳足，又如捲簾，層層倒捲而上，直到首句。此通上下文而析言之也。逕觀本句，是直下，是拙，是醒。堅臥帳中，大有將天地萬物置諸度外，任伊成敗，任伊生滅，而冥然一意，孤往無前之概。於是流連韶景，珍重朱顏，昔之融成一片者，今且斷為兩橛矣。美人是主，流年是賓，以惜美人而并惜流年，是由主牽及賓也。以惜美人而不暇再惜流年，是意專在主而撇卻賓也。賓主分明是醒，主而勿賓，是拙是直。不拙不直則不醒，不醒則全篇惑矣。此皆就其可言者言之耳。若夫不可言者，又安得而言。有如長往之意，媚於駘蕩，愚直之辭，工於瑯鏤，少許之語，勝於多許，彼單刀赴會，其風流儒雅傳誦方來，強於百萬之師，凡此種種，都只可以神理會，不可以形跡求也。僕烏敢辭醜縷，當共信長言之之無益耳。

彼美信美矣，何其言之長耶？一 *for ever* 而已，一點點脂痕粉漬而已，他無有也。雖篇勿篇，且非句也。夫句者，有實辭有表詞之謂也。今無表辭，烏得曰句。佳人，實也，悅之，表辭也，曰「今無表辭何也？」余情悅其淑美兮，似句之全而實非也。何則？天下豈有見美人而不悅

者乎？以美而悅，不待言者也。易言之，悅人爲彼美所固有，非美之外別有所謂悅也。表辭之意，其實辭之中，故曰無表辭也。質言之，非無文法上之表辭，乃無意義上之表辭也。故必曰「心震蕩而不怡」，而文義始具足。今夫清真茲篇，謂賦得上一聯可也，謂之一 *terni* 可也，謂之一 *terni* 而枝葉文飾之可也，謂爲積句成章，則吾不知彼果何所見於章句而漫云爾也。

其以一微塵轉法輪者耶？其所謂敍而不議者耶？按而不斷者耶？其以忍耐心觀照萬物而於一己之懷若有所懽然者耶？嗟乎清真，吾安測其所至！夫令曲爲體卑而遺意遠，花間尙矣，北宋之視花間，聲色大開，古意將泯，人人知之矣；而其合作若斯之儻，又駸駸乎奪古人之席而與之抗，甚至入室操古人之戈而逐古人。其面貌不得不與古人離，而其根柢又不得不與古人合。惟其合也，未嘗一標革新變古之名，而古遂終不可復。自詩家有杜甫而唐以後詩皆不得不與古人爲敵國矣。詞家有清真，而北宋以後詞皆不得不與古人爲敵國矣。雖曰氣運使之然，若夫二子者，豈非英霸之奇才乎。

寫豔之工當無逾花閒，然其根柢實是唐四六溫李詩，幻夢似的霧圍，罨畫的樓臺，沙羅裹着的美人。北宋諸家，其令曲多從南唐陽春變化，學花閒者甚少。惟方回卓爾自立，堪並清真。清真詞之根柢是「古文」，宋四六宋詩，白描人物，「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一般的美人，近代的仕女圖。（王靜安所謂常人之境界。）其動人懷想雖同，而如何動人懷想卻不盡同。讀花閒，我們總覺得他是玉臺香奩。讀清真，我們覺得他在那邊跟我們說他的戀愛故事，我們會聽得入神，忘其所以。陳郁曰：「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則風流遠矣，「然非入人之深烏能如是耶。」

卽以本篇言，觀其描寫美人最是主觀，其容貌只「殘朱宿粉雲鬢亂」七字，其姿態只「說夢雙蛾微斂」六字，以外只見另外一個人（我）在磨咕。若循其章旨又最是客觀，除悅人爲當然外，一句多話也不說。是實敘乎？回想乎？不說也。是傷感乎？還是喜歡乎？不說也。此乃令曲，爲體性所限，一大原因也，而良不足以盡之。無論如何，在未定之頃留出一點地位說一說，總是可以的。就算不是量的而是質的問題，那末，不能說得過火罷，說得蘊

藉一點也總是可以的。但他總之是不說，不說當然有原因；求此原因不得謂之深求，說此原因亦不得謂之多說。

於何處求之？求諸一詞不得，則遍求諸他詞，求諸詞集不得，則旁求諸詩文集而尙論其生平。今日限於題有所不得盡，然寧無一言清真之所以爲才子，絕非如俗口所傳摹者樓鑰之序清真文集曰：

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爲喜，此又世所未知者。樂府傳播，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己，人必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

（清真遺事引攻媿集）

惜清真詩文今佚多存寡，不能一一成之，然此固非深知先生者不能言也。王靜安人閒詞話尙以爲美成劣于歐秦，而於遺事，則曰「詞中老杜，斷非先生不可」，蓋亦自悔其少作

矣。(詞話在先，遺事在後，見趙斐雲先生撰王年譜) 知人論世，談何容易。

夫清真有極高之天分而又爲其學力所屈折者也。詩中少陵，正堪姊妹。天分之在文章，豈有他哉，亦曰性情而已。故有聰明而不渾厚者矣，未有渾厚而不聰明者也。以小慧爲聰明，翻其反矣。張玉田曰：「美成所作之詞渾厚和雅，」知言也。夫渾厚者，生知也，不學而能也，不可庶幾也，似是一大事，然反正是這麼一回事了，雖大而小也。惟出之以和雅，則斷斷乎非有極深之學力不辦，困知也，彼學而能則我可學，而能也，可企而及之也。其可庶幾乎不得而知之。此乃真正的一大事也。

清真慢詞豈獨兩宋一人，卽武斷其冠冕百代可也，而於區區短曲仍用盡師子搏兔之力，其天分已可妬，其學力更可畏，其誠又至可感也。彼蓋忠於其生平追蹤之「恍惚」而若自忘也。吾友浦江清曰：「東坡詞中時時會跑出一個東坡居士來的，」而清真詞中固不數見清真先生之跡也。惟滿庭芳一詞有投老江湖之感，西平樂一序有烈士莫年之悲耳。絃而不議，按而不斷，其以此乎？此求諸詞外而可揣擬也。其忍耐心情既度絕凡流矣，

能事之多亦不可測也。

或曰，「此一點脂痕粉漬其奈之何？」曰終無奈何也。其可揣測乎？曰可於清眞詞中求之。

簾烘淚雨乾，酒壓愁城破。冰壺防飲渴，培殘火。朱消粉退，絕勝新梳裹。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殢人猶要同臥。如今多病，寂寞章臺左，黃昏風弄雪，門深鎖。蘭房密愛，

萬種思量過。也須知有我，著甚情悰，但你忘了人呵。（滿路花）

「簾烘」一句卽「小窗」帳中」也，「酒壓」一句卽「酒香未斷」也，「朱消」二句卽「殘朱宿粉雲鬢亂」也，「不是寒宵短」三句卽「弄明未遍」錦衾溫」待起難捨拚，任日炙畫欄暖」也。一題兩作，彼詞整整添了「過變」以下，而不覺其多，此詞分明少了一段，而不覺其少。反之，剪取半江春水，竟似歇後語矣，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哉。譬如鳧脰鶴膝修短雖殊，而其秉賦自然初無二致。然與其謂爲天開文運，毋寧謂爲大匠之規矩也。何則？若無甘苦疾徐之感自赴腕下，塵世豈真有淨等我們來抄之文章乎？

此第以長短言也，再進而辨其體性。「令」以韻味勝，一涉議論不知減卻多少韻味，故議論縱佳猶或不償所失。慢詞則院宇深弘，波瀾壯闊，若毫無議論便難得完篇，完篇矣，亦似不曾過得癮。考之「詩」義，慢詞左說右說，似乎比興而每近於賦，許多筆只是一筆，意盡辭中而辭勝於意。令詞一筆直下，什麼也不說，似乎是賦，而最近比興，一點淡墨四圍皆到，意在辭外，勝於辭也。斯二者特其一例耳，兩兩參照而情可見矣。但緣彼詞之爲回憶判此詞之亦然，則又大可不必。即使真能斷定其確爲回憶不爲其他，又奚益於文心之了悟哉。清真又何嘗歇後，故曰「不必」也。

惟以溝路花詞中意及其在汲古閣本之標題（冬情）足證鳳來朝所未及詳之節候，辨殘年新歲於幾希，亦未爲全無益耳。雖成前說，大非本懷。彼殘年也罷，新歲也罷，作者既不會言，其必無涉於詞旨也可知，奈何苦苦見追。好事者爲之，賞心勿道也。

附舊釋周美成詞一首

月皎驚鳥栖不定，更漏將殘，輓轡牽金井。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

紅綿冷。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闌干橫斗柄，露寒人遠雞相應。（蝶戀花）

〔解釋〕上疊起首三句是由離人枕上所聞，寫曙色欲破之景，妙在全從聽得，（月皎爲烏栖不定之原因，着重仍在烏啼，不在月色也）爲下文「喚起兩眸」張本。烏啼，殘漏，轆轤皆驚夢之聲也。下兩句實寫枕上別情，「喚起」一句能將淒婉之情懷，驚怯之意態，曲曲繪出。美成寫離別之細膩熨貼，每於此等處見之。此句實是寫乍聞聲而驚醒。乍醒之眼應曰朦朧，而彼反曰「清炯炯」者，正見其細膩熨貼之至也。若夜來甜睡早被驚覺，則惺忪乃是意態之當然；今既寫離人，而仍用此描寫，則似小失之矣。美成早梅芳曰：「正魂驚夢怯，門外已知曉。」可與此句互相發明。此處妙在言近旨遠，明寫的是黎明枕上，而實已包孕一夜之淒迷情況。只一句，箇中人之別恨已呼之欲出。「淚花」一句另是一層，與「喚起」非一事。讀者勿疑，試着眼於一「冷」字，便知吾言不誣。紅綿爲裝枕之物，若疎疎熱熱亦只能微沾枕函而已，決不至溼及枕內之紅綿，且不至於冷也。今既曰「紅綿

「冷」則淚痕之交午，及別語之纏綿，可知矣。故「喚起」一句爲乍醒之況，「淚花」一句爲將起之況，程敘分明。兩句中又包孕無數之別情在內，作一句讀下，殆非善讀者。離人至此，雖欲戀此枕衾，已至萬無可再戀之時分，於是不得不起而就道矣，在此逗入下片。「執手」三句已起矣，由房闥而庭院矣；「樓上」兩句已去矣，由庭除而途路矣。上極其委婉紆徐，下極其飄忽駿快，寫「將別」時之留戀，「別」時之匆促，調與意會，情與詞兼矣。末二句上寫空閨，下寫野景，一筆而兩面俱徹，閨中人天涯之思，有非言說所能盡者。「一聲村落雞」飛卿「更漏子」結句，此易一爲多耳。清真善用前人絕構，略加點染，便有意外味，今人輒曰創造如何，因襲如何，半耳食之論也。

附
詞
選

凡例

選詞代有名家，大都標舉宗風，扶輪大雅。夫效善鄰之贖者，覺啼笑之皆非也。茲編之輯，以病「偶得」之過奢，遂略擴之，其可佐二三子之咕嗶與夫素心人暇日之披尋乎。若曰繼武前修，覺前修之甚遠，以期來者，歎來者之難期，謹謝不敏，發六凡以告讀者。

(一) 已錄入「偶得」之正文及「解釋」中者，概不復出。

(二) 不求備。久嫌屋小，推出一二閒，便覺琴書寬闊矣，何必把空地都占了。

(三) 無標準。標準，本無之物也。「偶得」無標準者也。其推廣如之。

(四) 遺珠失玉。此承上而來，入網者自難粒粒精圓。精矣，圓矣，粒粒矣，而遇海上生明月，輒有望洋之嘆也。

(五) 不加評語。不是別的花拳好打，棒喝難爲。

(六) 迄于清真。非主北宋也，清真雖佳，寧觀止耶！「偶得」偶迄清真耳，其推廣如之。

溫飛卿六首（花間集）

菩薩蠻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繆獨倚門。

又

夜來皓月纔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煤長。臥時留薄妝。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落月明殘。錦衾知曉寒。

更漏子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簾幙。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又

背江樓。臨海月。城上角聲鳴咽。堤柳動。島烟昏。兩行征雁分。
西陵路。歸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銀燭盡。玉繩低。一聲村落雞。

河濱神

河上望叢祠。廟前春雨來時。楚山無限鳥飛遲。蘭棹空傷別離。
何處杜鵑啼不歇。豔紅開盡如血。蟬鬢美人愁絕。百花芳草佳節。

河傳

湖上閒望。雨蕭蕭。煙浦花橋路遙。謝娘翠蛾愁不銷。終朝夢魂迷晚潮。
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鶯語空腸斷。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

皇甫子奇二首（同上）

夢江南

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蕭蕭。人語驛邊橋。

又

樓上寢。殘月下簾旌。夢見秣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鬢坐吹笙。

韓致堯一首（全唐詩）

生查子

侍女動妝匣。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嬾卸鳳皇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

韋端己三首（花間集下同）

浣溪沙

惆悵夢餘三月斜。孤燈照碧背窗紗。小樓高閣謝娘家。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凍梅花。滿身香霧簇朝霞。

又

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凭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唯把舊書

看幾時攜手入長安。

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薛昭蘊四首

浣溪沙

紅蓼渡頭秋正雨。印沙鷗跡自成行。整鬢飄袖野風香。不語含嚙深浦裏。幾迴愁煞棹船郎。燕歸帆盡水茫茫。

又

簾下三閒出寺牆。滿街垂柳綠陰長。嫩紅輕翠閒濃妝。管地見時猶可可。卻來閒處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鄉。

又

護 詞 偶 得

江館清秋續客船。故人相送夜開筵。麝烟蘭燄簇花鈿。正是斷魂迷楚雨。不堪離恨咽湘絃。月高霜白水連天。

又

傾國傾城恨有餘。幾多紅淚泣姑蘇。倚風凝睇雪肌膚。吳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宮殿半平蕪。燕藉花菱蔓滿重湖。

張泌一首

浣溪沙

小市東門欲雪天。衆中依約見神仙。葉黃香畫貼金蟬。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烘一街煙。

江城子

碧欄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

歐陽炯二首

浣溪沙

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敘歡娛。鳳屏鴛枕宿金鋪。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

南鄉子

岸遠沙平。日斜歸路晚霞明。孔雀自憐金翠尾。臨水認得行人驚不起。

孫孟文一首

浣溪沙

半踏長裾宛約行。晚簾疎處見分明。此時堪恨昧平生。早是魂銷殘燭影。更愁聞著品絃聲。杳無消息若爲情。

鹿虔扈一首

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

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尹鶉一首

菩薩蠻

隴雲暗合秋天白。俯窗獨坐窺烟陌。樓際角重吹。黃昏方醉歸。荒唐難共語。明日還應去。上馬出門時。金鞭莫與伊。

李德潤一首

菩薩蠻

迴塘風起波紋細。刺桐花裏門斜閉。殘日照平蕪。雙雙飛鷓鴣。征帆何處客。相見還相隔。不語欲魂銷。望中烟水遙。

馮正中十六首（陽春集）

鵲踏枝（別作歐陽脩）

莫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

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又

窗外寒雞天欲曙。香印成灰。起坐渾無緒。欄際高桐凝宿霧。捲簾雙鶻驚飛去。屏上羅衣閒繡縷。一晌關情。憶遍江南路。夜夜夢魂休謾語。已知前事無尋處。

又

蕭索清秋珠淚墜。枕簟微涼。展轉渾無寐。殘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練天如水。階下寒聲遞絡緯。庭樹金風。悄悄重門閉。可惜舊歡攜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又（別作歐陽脩）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卻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又（別作歐陽脩）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幙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

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又（別作歐陽脩又作晏殊）

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燕子雙飛去。滿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鶯殘好夢無尋處。

采桑子

酒闌睡覺天香煖。繡戶慵開。香印成灰。獨背寒屏理舊眉。朦朧卻向燈前臥。窗月徘徊。曉夢初回。一夜東風綻早梅。

又

小堂深靜無人到。滿院春風。惆悵牆東。一樹櫻桃帶雨紅。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語還慵。日暮疏鐘。雙燕歸來畫閣中。

又

花前失卻遊春侶。極目尋芳。滿眼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林閒戲蝶簾閒燕。各自雙雙。忍

更思量。綠樹青苔半夕陽。

拋毬樂

梅落新春入後庭。眼前風物可無情。曲池波晚冰還合。芳草迎船綠未成。且上高樓望。相共凭闌看月生。

又

霜積秋山萬樹紅。倚簾樓上挂朱櫳。白雲天遠重重恨。黃草烟深淅淅風。髣髴梁州曲。吹在誰家玉笛中。

菩薩蠻

金波遠逐行雲去。疏星時作銀河渡。花影臥秋千。更長人不眠。玉箏彈未徹。鳳髻鸞釵脫。憶夢翠蛾低。微風涼繡衣。

又

回廊遠砌生秋草。夢魂千里青門道。嬰武怨長更。碧籠金鎖橫。羅幃中夜起。霜月清如水。

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弦。

又

嬌鬢堆枕。欹橫風。溶溶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錦壺催畫箭。玉佩天涯遠。

和淚試嚴妝。落梅飛曉霜。

又

西風嫋嫋。凌歌扇。秋期正。與行雲遠。花葉奪霜紅。流螢殘月中。蘭闈人在否。千里重樓暮。

翠被已消香。夢隨寒漏長。

又

欹鬟墮髻。搖雙槳。采蓮晚。出清江上。顧影約流萍。楚歌嬌未成。相逢翠黛笑。把珠璫解。

家住柳陰中。畫橋東復東。

李後主一首（二主詞）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
心頭。

晏同叔五首（珠玉詞）

浣溪沙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
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又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
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清平樂

金風細細，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闌干。
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

玉樓春（別作歐陽脩）

池塘水綠風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重頭歌韻響錚鏦。入破舞腰紅亂旋。玉鉤闌下香階畔。醉後不知斜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踏莎行

小徑紅稀。芳郊綠徧。高臺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翠葉藏鶯。簾隔燕。爐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歐陽永叔七首（六一詞）

采桑子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日風。笙歌散盡游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

踏莎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熏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

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蝶戀花（別作柳永）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凭闌意。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玉樓春（別作馮延巳見陽春集補遺）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歌黛促。

又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闌干倚遍重來凭。淚粉偷將紅袖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臨江仙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

詞

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篔簹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年攜手處。游徧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選

晏叔原七首（小山詞）

臨江仙

身外閒愁空滿。眼中歡事常稀。明年應賦送君詩。細從今夜數。相會幾多時。淺酒欲邀誰勸。深情惟有君知。東溪春近好同歸。柳垂江上影。梅謝雪中枝。

又

淡水三年歡意。危絃幾夜離情。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淥酒尊前清淚。陽關疊裏離聲。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煙霧九重城。

又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蝶戀花

碧草池塘春又晚。小葉風嬌。尙學娥妝淺。雙燕來時還念遠。珠簾繡戶楊花滿。綠柱頻移絃易斷。細看秦箏。正似人情短。一曲啼鳥心緒亂。紅顏暗與流年換。

鷓鴣天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阮郎歸

粉痕閒印玉尖纖。啼紅傍晚匳。舊寒新暖尙相兼。梅疏待雪添。春冉冉。恨恹恹。章臺對卷簾。箇人鞭影弄涼蟾。樓前側帽檐。

浣溪沙

團扇初隨碧簾收。畫檐歸燕尙遲留。鬢朱眉翠喜清秋。風意未應迷狹路。燈痕猶自記高樓。露花烟葉與人愁。

蘇子瞻六首（東坡樂府）

一 叢花

今年春淺臘侵年。冰雪破春妍。東風有信無人見。露微意、柳隄花邊。寒夜縱長，孤衾易暖，鍾鼓漸清圓。朝來初日半銜山。樓閣淡疏烟。遊人便作尋芳計。小桃杏、應已爭先。衰病少悵，疏慵自放，惟愛日高眠。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入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攬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浣溪沙

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挨踏破舊羅裙。
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

又

麻葉層層綠葉光。誰家煮鹽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
垂白杖藜擡醉眼。捋青搗麩軟飢腸。問言豆葉幾時黃。

又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纒車。牛衣古柳賣黃瓜。
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又

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得 偶 詞 讀

秦少游十三首（淮海居士短句）

菩薩蠻

蟲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幔。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盃深。風壓繡簾香不捲。土織慵整銀箏。鴈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豔陽都幾許。可無時霎閒風雨。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烟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鉤。

又

香鬢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
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兜鞋。眼邊牽恨懶歸來。

又

霜縞同心翠黛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爇是龍涎。
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又

腳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何今生有分共伊麼。

又

錦帳重重卷暮霞。屏風曲曲闌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如夢令

遙夜沈沈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虞美人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沈醉又何妨。祇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南歌子

香墨鬢書。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檀唇。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臨江仙

警子假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模樣早心忪。斷腸攜手。何事太恩慙。不忍殘紅猶
 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遙憐南埭上孤蓬。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賀方回十五首（東山詞）

思越人

重過闌門萬事非。同來何事不同歸。梧桐半死清霜後。頭白鴛鴦失伴飛。原上草。露初晞。
 舊棲新壠兩依依。空牀臥聽南窗雨。誰復挑燈夜補衣。

又

聞你儂嗟我更嗟。春霜一夜掃穠華。永無清嘯欺頭管。賴有濃香著臂紗。侵海角。抵天涯。
 行雲誰爲不知家。秋風想見西湖上。化出白蓮千葉花。

一落索

初見碧紗窗下繡。寸波頻溜。錯將黃暈壓檀花。翠袖掩。纖纖手。金縷一雙紅豆。情通色授。
 不應學舞愛垂楊。甚長爲春風瘦。

木蘭花

秦絲絡絡呈纖手。實雁斜飛三十九。徵韶新譜日邊來。傾耳吳娃驚未有。文園老大難堪
酒。蜜炬垂花知夜久。更須嫵媚做腰肢。細學永豐坊畔柳。

又

佩環聲認腰肢軟。風裏麝熏知近遠。此生常羨玉妝臺。得見曉來梳畫面。回廊幾步通深
院。一桁繡衣簾不捲。酒闌歌罷欲黃昏。腸斷歸巢雙燕燕。

踏莎行

楊柳回塘。鴛鴦別浦。綠萍漲斷蓮舟路。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脫盡芳心苦。返照迎潮。行
雲帶雨。依依似與騷人語。當年不肯嫁春風。無端卻被秋風誤。

又

涼葉辭風。流雲捲雨。寥寥夜色沈鐘鼓。誰調清管度新聲。有人高臥平陽塢。草煖滄洲。潮
平別浦。雙鳧乘雁方容與。深藏華屋鎖雕籠。此生乍可輸鸚鵡。

醜奴兒

深坊別院蘭閨小。障掩金泥。燈映玻璃。一枕濃香醉夢迷。
醒來擬作清晨散。草草分攜。柳巷鴉啼。又是明朝日向西。

減字浣溪沙

樓角紅銷一縷霞。澹黃楊柳帶栖鴉。玉人和月折梅花。
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障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

又

閒把琵琶舊譜尋。四弦聲怨卻沈吟。燕飛人靜畫堂陰。
欹枕有時成雨夢。隔簾無處說春心。一從燈夜到如今。

又

秋水斜陽遠漾金。平山隱隱隔橫林。幾家村落幾聲砧。
記得西樓凝醉眼。昔年風物似而今。只無人與共登臨。

又

雲母窗前歌繡絨。低鬟凝思坐調琴。玉纖纖按十三金。歸臥文園猶帶酒。柳花飛度畫堂陰。只憑雙燕話春心。

又

翠縠參差拂水風。煖雲如絮撲低空。麗人波臉覺春融。纓挂寶釵初促席。檀膏微注玉杯紅。芳醪何似此情濃。

又

青翰舟中祓禊筵。粉蛾窺鏡兩神仙。酒闌飛去作飛烟。重話舊遊人不見。雨荷風蓼夕陽天。折花臨水思茫然。

又

清淺陂塘藕葉乾。細風疏雨鷺鷥寒。半垂簾幕倚闌干。惆悵采香人不見。幾回顛願後庭蘭。行雲可是渡江難。

周美成十四首（清真詞）

秋葉香

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妝粉指印窗眼。曲裏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

漁家傲

灰暖香融銷永晝。蒲萄上架春藤秀。曲角欄干羣雀鬪。清明後。風梳萬縷亭前柳。日照釵梁光欲溜。循階竹粉霑衣袖。拂拂面紅如著酒。沈吟久。昨宵正是來時候。

浣溪沙

寶扇輕圓淺畫縉。象牀平穩細穿簾。飛蠅不到避壺冰。翠枕面涼頻憶睡。玉簫手汗錯成聲。日長無力要人凭。

夜遊宮

葉下斜陽照水。捲輕浪沈沈千里。橋上酸風射眸子。立多時。看黃昏燈火市。古屋寒窗底。

聽幾片井桐飛墜。不戀單衾再三起。有誰知。爲蕭娘書一紙。

虞美人

廉纖小雨池塘遍。細點看萍面。一雙燕子守朱門。比似尋常時候易黃昏。宜城酒泛浮香絮。細作更闌語。相將羈思亂如雲。又是一箇燈影兩愁人。

玉樓春

玉琴虛下傷心淚。只有文君知曲意。簾烘樓迴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萋萋芳草迷千里。惆悵王孫行未已。天涯回首一消魂。二十四橋歌舞地。

浣溪沙

日薄塵飛官路平。眼明喜見汴河傾。地遙人倦莫兼程。下馬先尋題壁字。出門閒記勝村名。早收燈火夢傾城。

又

貪向津亭擁去車。不辭泥雨濺羅襦。淚多脂粉了無餘。酒釀未須令客醉。路長終是少人

扶。早。教。幽。夢。到。華。胥。

又

不爲蕭娘舊約寒。何因容易別長安。預愁衣上粉痕乾。
幽閣深沈燈焰喜。小壚鄰近酒杯寬。爲君門外脫歸鞍。

望江南

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髻玲瓏歌玉燕。繡巾柔膩染香羅。人好自宜多。
無箇事。因甚斂雙蛾。淺淡梳妝疑見畫。惺忪言語勝聞歌。何況會婆娑。

玉樓春

大堤花豔驚郎目。秀色穠華看不足。休將寶瑟寫幽懷。坐上有人能顧曲。
平波落照含頰玉。畫舸亭亭浮澹綠。臨分何以祝深情。只有別愁三萬斛。

虞美人

玉簫纔掩朱絃悄。彈指壺天曉。回頭猶認倚牆花。只向小橋南畔便天涯。
銀蟾依舊當窗

滿。顧影魂先斷。淒風。撼半殘。燈擬倩。今宵歸夢到雲屏。

南柯子（詠梳兒）

桂魄分餘暈。檀槽破紫心。曉妝初試鬢雲侵。每被蘭膏香染色深沈。指印纖纖粉。釵橫隱隱金。有時雲雨鳳幃深。長是枕上不見殢人尋。

關河令

秋陰時晴漸向暝。變一庭淒冷。佇聽寒聲。雲深無雁影。更無人去寂靜。但照壁孤燈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宋詞十九首

每册大洋四角

原名宋詞賞心錄爲端木子疇先生所選寫本舊藏四印齋中金陵盧冀野先生得之於大梁心賞之而欲廣其傳爰付鉛版且易今名此帙選詞精嚴獨具隻眼實得詞家之心傳其書法亦質樸渾厚儼然麻姑仙壇記也後附時人王伯沆吳瞿安柳翼謀邵次公陳匪石諸方家及盧先生之題跋益臻美妙特用上等連史精印磁青紙面線裝古雅可愛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三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得偶詞讀’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俞平伯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